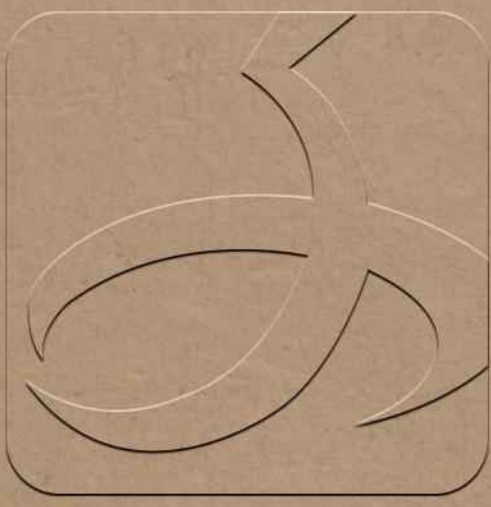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22.25
7537
=4



明紀卷第十

賜進出身工部候補事虞衡行走陳鶴簪

卽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書寫家參訂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訖永樂二十二年甲辰凡八年

十五年春正月壬子陳瑄督漕運木赴北京 周王橚楚王楨

蜀王椿等各上議言橚違祖訓謀不軌蹤跡甚著大逆不道誅

無赦帝曰諸王羣臣奉大義國法固爾吾寧生橚二月癸亥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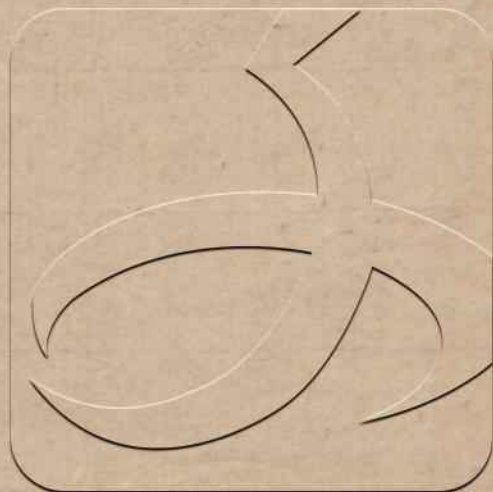
橚及二子皆為庶人官屬多誅死尹昌隆亦以橚嘗奏為長史

坐以同謀置極刑夷其族惟張興以先發不坐帝又疑長沙有

通謀者夏原吉以百口保之得寢 丁卯李彬為征夷將軍鎮

交趾 壬申陳珪董建北京鑄繕工印給之並設官屬兼掌行

在後府柳升王通為珪副河南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參議陳



日系名一
祚合疏言建都北京非便並謫均州太和山佃戶 丁亥交阯
始貢士至京師 三月丙申雜犯死罪以下囚輸作北京贖罪
丙午漢王高煦徙封樂安州趣卽日行高煦至樂安怨望異
謀益急皇太子數以書戒不悛 壬子帝北巡發京師皇太子
監國帝親擇侍從臣命右贊善梁潛與楊士奇同輔太子 夏
四月丁巳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於兩京六部國子監及天下
府州縣學諭禮部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聖賢精蘊悉具於是其
以朕意曉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爲具文也於是古註
疏遂廢不用矣 己巳次邾城申禁軍士毋踐民田稼有傷者
除今年租或先被水旱逋租亦除之 癸未西宮成 五月丙
戌至北京 交阯人故好亂中官馬麒以采辦至大索境內珍

寶人情騷動桀黠者鼓煽之大軍甫還卽並起爲亂陸那阮貞
順州黎核潘強與土官同知陳可論判官阮昭千戶陳恂南靈
州判官阮擬左平知縣范伯高縣丞武萬百戶陳已律等一時
並反李彬至破陸那禽貞遣朱廣籌討順州及北晝諸寨六月
丁酉斬核而反者猶不止 己亥中官張謙使西洋還敗倭寇
於金鄉衛俘數千人至京廷臣請正法帝曰威之以刑不若懷
之以德宜還之乃命刑部員外郎呂淵等齎赦責讓令悔罪自
新中華人被掠者亦令送還 秋八月甲午甌寧人進金丹帝
曰此妖人也令自餌之毀其方書 九月丁卯曲阜孔子廟成
帝親製文勒石 西洋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哈刺西王麻哈
刺叱葛刺麻丁峒王妻叭都葛巴刺卜帥其家屬頭目凡三百

四十餘人浮海來朝居二十七日辭歸巴都葛叭哈刺次德州卒於館遣官營葬諡曰恭定留妻子謙從十人守墓俟畢三年喪遣歸遣使封其長子都馬含爲蘇祿國東王 冬十月李彬敗交趾賊楊進江斬之 十一月癸酉趙班爲兵部尙書巡視塞北屯戍軍民利弊 工部侍郎藺芳卒芳嘗爲吉安知府吉水民詣闕言縣有銀礦遣官覆視芳爲白其誣得寢自奉約布衣蔬食母甚賢芳所治事必告母有不當輒加教誡芳受命惟謹由是爲良吏 初陳季擴金吾將軍黎利歸正用爲清化府俄樂縣巡檢鬱鬱不得志

十六年春正月甲寅遂反僭稱平定王以弟石爲相國與其黨段莽范柳范晏等放兵肆掠李彬遣朱廣討之生禽晏等利遁

去 甲戌倭陷松門衛按察司僉事石魯坐誅 徐亨及都督夏貴備開平 二月辛丑交趾四忙縣賊車三殺知縣歐陽智以叛李彬遣將擊走之 三月都督僉事劉鑑備邊大同 姚廣孝入覲北京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帝臨視者再問所欲言對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惠帝主錄僧帝入南京有言惠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胡濙等物色惠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以廣孝言卽命出之廣孝尋卒帝震悼輟視朝二日以僧禮葬房山縣東北追贈榮國公諡恭靖官其養子繼尙寶少卿廣孝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 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郭敦給事中陶衍巡撫順天 馬哈木子脫懽襲封順寧王瓦

刺復奉貢 四月復代王桂護衛及官屬 日本國王遣使隨
呂淵等來貢 夏五月庚戌重脩太祖實錄成起元至正辛卯
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爲書二百五十七卷
丁巳胡廣卒廣性縝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
人以方漢胡廣嘗奔母喪遣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
窮治建文時奸黨株及支親爲民厲耳帝頗納其言及卒贈禮
部尙書諡文穆文臣得諡自廣始 楊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
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
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 秋七月己巳敕責陝西諸司比聞
所屬歲屢不登致民流萃有司坐視不恤又不以聞其咎安在
其速發倉儲振之 皇太子監國南京中官黃儼等黨趙王高

燧陰謀奪嫡讒構百端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太子令謫交
趾立功數日後念其有軍功貸還或讒於帝曰上所謫罪人皇
太子曲宥之矣帝怒誅陳千戶事連梁潛及司諫周冕逮至行
在親詰之潛等具以實對帝謂楊榮呂震曰事豈得由潛榮等
不敢言遂坐潛冕以輔導太子有闕下獄或毀冕放恣遂併潛
誅之潛妻楊氏痛潛非命不食死時宮僚多得罪贊善徐善述
亦坐累死少詹事鄒濟積憂得疾太子以書慰曰卿善自攝卽
有不諱當提攜卿息不使墜蓬蒿也帝使禮部侍郎胡濙至南
京廉察太子事濙密疏誠敬孝謹七事以聞帝意乃釋 初太
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并通賄之人
罪之徙其家於邊旣而日久法弛冬十二月戊子諭法司曰朕

屢敕中外官潔己愛民而不肖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夫良農必去稂莠者爲害苗也繼今犯賊必論如法 辛丑王通馳傳振陝西饑

十七年春二月乙酉徐亨備興和開平大同 胡濙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 三月蹇義以父喪歸詔起復之 黎利出據可藍柵行劫夏五月丙午李彬遣方政師祐等襲破之獲其將阮筒立等利走老撾師還復出爲寇都指揮黃誠擊走之以暑雨旋師 六月壬午免順天府去年水災田租 倭數寇海上北抵遼東南訖福建瀕海郡邑多被害劉江度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壩築城堡設烽堠嚴兵以待戊子瞭者言東南海島中舉火江急引兵赴壩上倭三十餘舟至泊馬雄島登

岸來攻江依山設伏別遣將斷其歸路以步卒迎戰佯卻賊入伏中礮舉伏起自辰至酉大破賊賊走櫻桃園空堡中江開四壁縱之走復分兩路夾擊盡覆之斬首七百四十二生禽八百五十七人自是倭大創百餘年間海上無大侵患 秋七月庚申鄭和還 時交趾反者四起南靈州千戶陳順慶又安衛百戶陳直誠皆乘機作亂其他范軟起俄樂武貢黃汝典起偈江儂文厯起邱溫陳木果起武定阮特起快州吳巨來起善誓鄭公証起同利陶强起善才丁宗老起大灣皆自署官爵殺將吏焚廬舍有楊恭阮多者皆自稱王署其黨韋五譚興邦阮嘉爲太師平章與羣寇相倚李彬分遣方政討鄭公証丁宗老朱廣討譚興邦等都指揮徐源討范軟指揮陳原瑰討陳直誠都指

日系卷一
揮王忠討楊恭皆捷八月又安土知府潘僚爲馬騏所虐遂反僚季祐子也土官指揮路文律千戶陳苔等從之塗山寺僧范玉反東潮州自言天降印劍僭稱羅平王紀元永寧與范善吳中黎行陶承等爲亂勢尤劇彬自將擊僚敗之追至玉麻州禽其酋進焚賊柵僚竄老撾又敗玉江中玉脫走追獲之而鄭公証之黨黎姪復起都指揮陳忠等累敗之於小黃江彬自將追捕至鎮蠻盡縛其眾 九月壬子召劉江至京封爲廣寧伯江初冒父名至是始更名榮尋遣還鎮 丙辰慶雲見呂震請表賀不許震爲人佞諛傾險累受面斥終不能改初帝巡北京命定太子留守事宜震請常事聽太子處分者章奏悉貯南京六科回鑾通奏帝報可及帝再北巡震再請如前制是年帝在北

京偶因事索章奏侍臣言留南京帝忘震前請曰奏章當達行在豈禮部別有議耶問震震懼罪曰無之奏章當達行在三問對如前遂以擅留奏章殺給事中李能眾知能冤畏震莫敢言者 召宋禮還以老疾免朝參有奏事令侍郎代 冬十二月庚辰諭法司曰刑者聖人所慎匹夫匹婦不得其死足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甚非朕寬恤之意自今在外諸司死罪咸送京師審錄三覆奏然後行刑 乙未工部侍郎劉仲廉覈實交陞戶口田賦察軍民利病 黎利數出沒聚眾磊江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李彬及都指揮孫霖徐源擊敗之利復遁去 閏月丙子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 庚辰擢人材布衣馬麟等十三人爲布政使參政參議 蒲臺縣民林三妻

唐賽兒作亂自言得石函中寶書神劍役鬼神翦紙作人馬相戰鬪徒眾數千據益都卸石柵寨指揮高鳳敗沒勢遂熾其黨董彥昇賓鴻等攻下莒卽墨圍安邱二月己酉柳升及都指揮劉忠將京軍往勦圍賽兒寨賽兒遣人詭乞降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議趨此宥遁升自以大將意輕賊信之卽往據汲道三月辛巳賽兒夜劫官軍軍亂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遁去比明升始覺追不及獲賊黨劉俊等及男女百餘人而賊攻安邱益急知縣張煥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以死拒戰賊復合莒卽墨眾萬餘人併力以攻聲言屠城都指揮僉事衛青以備倭屯海上聞之帥千騎晝夜馳甲申抵城下再戰大敗之城亦鼓譟出殺賊二千生禽四千餘悉斬之時城中旦夕

不能支青救稍遲城必陷比賊敗升始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之出是日鼇山衛指揮王真亦以兵百五十人殲賊諸城賊遂平而賽兒卒不獲帝賜書勞青切責升戊子山東布政使儲璉張海按察使劉本等坐縱盜誅刑部尙書吳中等劾升逗留且媚功戊戌徵下獄已而釋之擢青山東都指揮使真都指揮同知煥撫左右參議刑部郎中段民爲山東左參政時索賽兒急盡逮山東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段民力爲矜宥夏原吉亦請原脅從者二千餘人人情遂安 交趾賊久未平命榮昌伯陳智爲左參將往助李彬又降敕責彬曰叛寇潘僚黎利車三儂文厯等迄今未獲兵何時得息民何時得安宜廣爲方略速奏蕩平彬皇恐督諸將追勦師祐追僚於老

搃僚以老搃兵迎戰破之農巴林悉降其眾智賢之子也 夏
 四月廣寧伯劉榮卒榮為將常為軍鋒所向無堅陳馭士卒有
 紀律恩信嚴明諸款塞者撫卹備至既卒人咸思之贈侯諡忠
 武五月壬午朱榮鎮遼東 黎利之反也右參政侯保以黃江
 要害築城守之賊至力拒數月庚寅出戰不勝死左參政馮貴
 禦賊於瑰縣亦死貴善撫流亡有土兵二千人驍果善戰數擊
 賊有功馬騏盡奪之故及 六月丙午北京地震 秋七月丁
 亥徐亨備開平 八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古麻刺朗國王幹
 刺義亦奔敦帥妻子陪臣來朝 北京宮殿將成欽天監言明
 年正月朔日宜御新殿九月己巳遣夏原吉齋救召皇太子尋
 又敕皇太孫從行期十二月至北京 丁亥詔自明年改京師

為南京北京為京師取南京各印信給京師各曹其在南京者
 別鑄加南京二字 冬十月庚申李彬遣方政敗黎利於老搃
 十一月戊辰以遷都詔天下 青萊二府大饑皇太子過鄒
 縣命亟發官粟以振 十二月甲寅以定都北京並追論出塞
 功封郭義為安陽侯薛祿陽武侯金玉會安伯薛斌永順伯
 己未皇太子及皇太孫至北京 癸亥北京郊廟宮殿成規制
 悉如南京而壯麗過之又建皇太孫宮於皇城東南十王邸於
 東安門外及是並成 夏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宜撫流亡
 蠲逋負以寬民力 是年始設東廠於東安門北令中官嬖暱
 者提督之緝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自是中官之勢日重 襄
 城伯李隆雄偉有將略數從北征出奇料敵帝器之既遷都以

南京根本重地命隆留守隆濬之子也

十九年春甲子朔帝躬詣太廟奉安五廟神主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奉安太社太稷神主沐晟奉安山川諸神主帝御奉天殿受朝賀大宴甲戌大祀天地於南郊戊寅大赦天下魏國公徐欽來朝遽辭歸帝怒壬辰奪爵爲民癸巳鄭和復使西洋幹刺義亦奔敦辭還至福建卒諡曰康靖葬以王禮命其子刺苾嗣爲古麻刺朗國王二月辛丑都督僉事胡原帥師巡海備倭廣東夏四月庚子奉天華蓋謹身三殿災楊榮麾衛士出圖籍昇東華門外帝褒之詔羣臣直陳闕失榮與金幼孜陳便宜十事皆報可夏原吉復申前請乙巳詔罷不便於民及不急諸務蠲十七年以

前逋賦免去年被災田糧已酉萬壽節以三殿災止賀癸丑蹇義及禮部尙書金純都御史劉觀王彰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安撫軍民義應天諸府觀陝西純四川彰河南終明世大臣得撫鄉土者彰與葉春而已河南水災民多流亡長吏不加恤彰奏黜貪刻者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民發廩振貸多所全活義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事竣並還朝翰林院侍講兼左中允鄒緝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焦勞坐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徵求無藝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

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估計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徙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出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謁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著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

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閒遊往來此皆姦詭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造內官買馬外番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漠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患

明紀卷十一
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况事無益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己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尙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賊吏蠹政者覈罪黜之所以保安宗社無窮之基莫有大於此者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後也侍讀李時勉條上時務十五事中

言營建之非及遠國入貢人不宜使羣居輦下忤帝意抵之地已復取視卒多施行時言者多斥時政且爭言都北京非便主事蕭儀言之尤峻帝於是發怒殺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多詈言者夏原吉獨奏曰言官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猶以言者爲誹謗下詔嚴禁之五月乙丑出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徐瑤並爲交阯知州忠政平通清化維桓南清暹驩州時勉尋亦得罪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免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吾輩厯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眾始歎服
庚寅李彬以餽運不繼請令官軍與土軍參錯屯田並酌屯

守征行多寡之數以聞從之 秋七月己巳帝將北征敕朱榮
領前鋒柳升領中軍陳懋領御前精騎薛斌及恭順伯吳克忠
領馬隊鄭亨薛祿領左右哨張輔王通領左右掖克忠本名答
蘭允誠之子也 初阿魯台困於瓦刺窮蹙而南思假息塞外
帝納而封之母妻皆爲王太夫人王夫人數年生眾畜牧日以
蕃盛遂拘留朝使部落亦時來窺塞貢使至邊要劫行旅帝諭
使戒戢之由是驕蹇不至 八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交趾賊
悉破滅惟黎利深匿不能得李彬言利竄老撾老撾請官軍毋
入當盡發所部兵捕利今久不遣情叵測帝疑老撾匿賊令彬
送其使臣至京詰問老撾乃逐利 冬十一月辛酉分遣中官
楊寶御史戴誠等覈天下庫藏遞年出納之數 帝將大舉征

沙漠命夏原吉呂震方賓吳中等議軍饟皆言宜且休兵養民
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
對曰比年師出無功兵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
况聖躬少安尙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
出理開平糧儲而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丙子召原吉及中並
繫內官監以大理丞鄒師顏嘗著戶部并繫之賓方提調靈濟
宮中使進香至語以帝怒賓懼自縊死帝實無意殺賓聞其死
益大怒戮其屍并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以震兼領
戶兵部事震亦自危帝令官校十人隨之曰若震自殺爾十人
皆死 辛巳下李時勉於獄 甲申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及
南畿應天等五府滁和徐三州丁壯運糧王彰及刑部侍郎張

本分督有司造車挽運期明年二月至宣府 給事中戴綸編脩林長懋並侍皇太孫講讀帝命太孫習武事太孫亦雅好之時出騎射綸長懋以太孫春秋方富不宜荒學問而事遊畋時時進諫綸又具疏爲帝言之他日太孫侍帝問宮臣相得者誰也太孫以綸對因出綸奏付之太孫由此怨綸 瓦刺賢義王太平安樂王把秃孛羅來朝

二十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免朝賀詔羣臣脩省 壬申豐城侯李彬卒於交趾贈茂國公諡剛毅陳智代彬領交趾事黎利爲老撾所逐歸瑰縣官軍進擊其頭目范仰等帥男婦千六百人降利亦願以所部來歸智因而撫之 有告周王懋反者察之有驗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詞懋頓首謝死罪帝許之

不復問懋歸國獻還三護衛 乙巳張信及署兵部尙書李慶分督北征軍饗役民夫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 戶部奏直隸開州諸處民饑帝歎曰有司必至饑民嗷嗷始達於朝又必待命下始振之餒死者已不逮矣三月丙寅詔自今遇災先振後聞 乙亥阿魯台夫人興和所都指揮王嶼戰死丁丑帝決策親征皇太子監國戊寅發京師辛巳次雞鳴山阿魯台遁帝進次鷓鴣堡令朱榮以五千騎視敵所向徙興和所於宣府衛城 夏四月乙卯次靈州大閱五月乙丑獵於偏嶺丁卯大閱辛未次西涼亭壬申大閱乙酉次開平六月壬辰令軍行出應昌結方陳以進癸巳諜報阿魯台兵攻萬全諸將請分兵還擊帝曰詐也彼慮大軍搗其巢穴欲以牽制我師耳

日紀卷一
敢攻城哉甲午次陽和谷寇攻萬全者果遁去 南北畿山東
數十州縣霍雨傷稼 阿魯台聞大軍至懼其母妻皆詈之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而必爲逆於是盡棄其輜重馬畜於潤灤海
側與其孥直北走大軍次玉泉沙朱榮帥銳士三百人人三馬
齎二十日糧深入阿魯台已遁秋七月己未發兵焚其輜重收
其牛羊馬駝而還帝謂諸將曰阿魯台敢悖逆恃兀良哈爲羽
翼也當移師翦之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並進過李陵城聞城中
有石碑碑陰刻達魯花赤等名氏帝曰碑有韃靼名異日且啟
爭端命侍讀王英往擊碎之沈諸河因問以北伐事英曰天威
親征彼必遠遁願勿窮追帝笑曰秀才謂朕黷武耶庚午遇兀
良哈眾於屈裂兒河帝親擊敗之追奔三十里斬部長數十人

辛未狗河西捕斬甚眾陳懋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餘寇殲
之山澤中甲戌兀良哈餘黨詣軍門降 是月皇太子免南北
直隸山東河南郡縣水災糧芻共六十一萬有奇 工部尙書
宋禮卒禮性剛馭下嚴急事易集然不爲人所親卒之日家無
餘財 八月戊戌諸將分道者俱獻捷辛丑以班師詔天下鄭
亨將輜重先行陳懋伏隘以待敵來躡伏起亨合兵縱擊敵死
過半壬寅鄭亨薛祿守開平 鄭和還 九月壬戌帝至京師
癸亥以輔導有關下楊士奇錦衣衛獄旬日釋之 帝之未
還也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鶴呂震壻也太子以震故宥之
帝聞之怒以蹇義不匡正丙寅與震並下錦衣衛獄 辛未論
從征功封左都督朱榮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安順伯勞將士

分四等賜宴楊榮金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貴斌之弟也 冬
十月癸巳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覈天下倉糧出納之數
十二月辛卯朱榮鎮遼東 閏月戊寅夜乾清宮災 帝復下
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楊榮榮曰陛
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
二十一年春正月癸卯陳智追黎利於車來縣敗之利復遠竄
二月己巳都指揮使鹿榮討柳州叛蠻平之 釋蹇義於獄
令復任未幾呂震亦釋復任 三月庚子御史王愈及刑部錦
衣衛官會決重囚誤殺無罪四人事聞帝命法司執愈等償死
卽日皆棄市 夏五月癸未免開封南陽衛輝鳳陽等府去年
水災田租 帝不豫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結欽天監官王射成

及黃儼等謀進毒於帝使內侍楊慶養子造僞詔俟晏駕詔從
中下廢太子立趙王高燧有高正者與其謀謀定密告其甥總
旗王瑜瑜大驚曰奈何爲此族滅計垂涕諫正正不聽懼謀泄
將殺瑜瑜遂詣闕告變帝曰豈應有此立捕賢得所爲僞詔帝
顧高燧曰爾爲之耶高燧大懼不能言太子力爲之解曰此下
人所爲高燧必不與知己丑誅賢等升瑜遼海衛千戶賢善之
子也 六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邊將言阿魯台將入
寇帝曰彼意朕必不復出當先駐塞下待之戊戌柳升遂安伯
陳瑛領中軍鄭亨保定侯孟瑛領左哨薛祿譚忠領右哨張輔
安平伯李安領左掖王通徐亨領右掖陳懋領前鋒庚子復親
征阿魯台陳瑛志之孫孟瑛善之子李安遠之子也 釋李時

勉於獄以楊榮薦復其官 辛丑皇太子監國 壬寅發京師
戊申次宣府敕居庸關守將止諸司進奉帝在軍軍務悉委楊
榮晝夜見無時稱楊學士不名也 八月己酉大閱庚申塞黑
峪長安嶺諸邊險要 胡濙自湖湘還馳謁帝帝已就寢聞濙
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帝疑惠
帝蹈海數使鄭和等如西洋至是疑盡釋 先是以頃歲北征
乏馬遣官多齎綵幣資器市之失刺思撒馬兒罕諸國其酋卽
遣使貢馬帝喜厚賜之其人遂久留內地不去 丁丑皇太子
免兩京山東郡縣水災田租 九月戊子次西陽河癸巳聞阿
魯台爲瓦剌所敗部落潰散遂駐師不進 晉王濟熿旣立益
橫暴至進毒弒嫡母謝氏逼烝恭王侍兒吉祥幽濟熿父子蔬

食不給父兄故侍從宮人多爲所害莫敢言旣恭王宮中老媪
走訴帝乃卽獄中召左微問之盡得濟熿構濟熿狀立命微馳
召濟熿父子濟熿幽空室已十年或傳微死已久及至一府大
驚微入空室釋濟熿父子相抱持大慟濟熿父子謁行在所帝
見濟熿病惻然封美圭平陽王使奉父居平陽予以恭王故連
伯灘田 冬十月甲寅次上莊堡陳懋至宿嵬山不見敵韃韃
王子也先土干素桀黠爲阿魯台所忌帥妻子部屬來降時六
師深入寇已遠遁帝方恥無功見其來歸大喜賜姓名金忠封
爲忠勇王命坐列侯下輟御前珍羞賜之庚午班師忠騎從數
問寇中事眷寵日隆十一月甲寅至京師 是年錫蘭山王來
朝 金忠數請擊阿魯台願爲前鋒自効帝曰姑待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甲申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諸將請從忠言救邊將整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寧鞏昌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癸巳鄭和復使西洋三月戊寅大閱諭諸將親征成國公朱勇代李安領左掖金忠偕陳懋領前鋒夏四月戊申皇太子監國己酉發京師庚午次隰寧謀報阿魯台走答蘭納木兒河遂趨進師是時帝凡五出塞矣士卒飢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帝以問羣臣莫敢對惟金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五月己卯次開平帝謂楊榮及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即命草詔暴阿魯台罪惡而宥其所部來降者止勿殺使使

招諭之乙酉以比年用兵白骨被野命瘞之道旁親製文祭之丁酉宴羣臣於應昌命中官歌太祖御製詞五章曰此先帝所以戒後嗣雖在軍旅何敢忘己亥次威遠州復宴羣臣自製詞五章命中官歌之 皇太子命免廣平順德揚州及湖廣河南郡縣水災田租 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奏至帝以示楊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 六月庚申前鋒至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命張輔等窮搜山谷三百餘里無一馬跡帝進駐河上癸亥陳懋等引兵抵白邨山以糧盡還帝問羣臣當復進否咸唯唯惟楊榮金幼孜從容言宜班師許之甲子班師命鄭亨等以步卒西會於開平 壬申夜南京地震 秋七月庚辰勒石於

日錄卷一
清水源之崖戊子遣呂震以旋師諭太子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戊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庚寅至榆木川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喪禮一如高皇帝遺制卒卯崩年六十五太監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軍在外秘不發喪鎔錫爲棹以斂載以龍輦所至朝夕上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太子榮幼孜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雲等皆曰然乃具大行崩月日及遺命傳位意爲啓壬辰榮借御馬監少監海壽馳訃太子壬寅次武平鎮鄭亨步軍來會八月甲辰榮等至京師太子以下皆易服宮中設几筵朝夕哭奠卽日遣皇太孫瞻基迎喪於開平召陳懋薛祿帥精騎三千馳歸衛京師命榮與蹇義楊士

奇議諸所宜行者丁未太子走夏原吉等繫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諸人俱出獄原吉與議喪禮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南交趾采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己酉大軍次鵬鵠谷太孫至軍中始發喪太子令文武官衰服軍民素服赴居庸關外哭迎太子及趙王高燧等衰服哭迎於郊王子迎入大內奉安於仁智殿加斂納梓宮遣中官奉遺衣冠作書賜漢王高煦丁巳太子卽位大赦戊午復夏原吉中官以鄉師顏爲禮部侍郎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驛歸葬有司辦葬事己未鄭亨鎮大同孟瑛鎮交趾李隆鎮山海朱榮鎮遼東復

設三公三孤官以張輔兼太師沐晟太傅陳懋太保張信少師
進楊榮太常寺卿金幼孜戶部侍郎兼大學士如故楊士奇爲
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黃淮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
俱掌內制楊溥爲翰林學士 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
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
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萬斤
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 辛酉鎮遠侯顧興祖充總兵官討
廣西叛蠻興祖成之孫也 甲子汰冗官 乙丑漢王高煦赴
京 戊辰官吏謫隸軍籍者放還鄉 己巳詔文臣年七十致
仕 黎利雖求撫而止俄樂不出造兵器不已陳智請進兵討
之奏至會帝以踐昨大赦天下因敕智善撫利利寇茶籠州方

政及指揮同知伍雲討利於茶籠九月癸酉戰敗績雲陷陳力
戰死 丙子召黃福還陳洽代掌布政按察二司仍參軍務福
在交趾凡十九年及還交人扶攜走送號泣不忍別 庚辰河
溢開封免稅糧王彰與都指揮李信往撫卹之 壬午敕自今
官司所用物料於所產地計直市之科派病民者罪不宥 呂
震以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卽吉楊士奇不可震勃然變色詆
其異己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視朝廷臣惟士
奇及張輔服如帝羣臣皆已從吉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
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又歎曰輔武臣也而知禮過
六卿由是益見親重 乙酉詔曰諸叔在者無幾諸兄弟惟趙
王居京師他皆守藩於外朕旦夕念焉戶部其益諸王祿米差

次之初漢王高煦子瞻圻怨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成祖斥之
曰爾父子何忍也成祖崩瞻圻在京師覘朝廷事馳報一晝夜
六七行高煦亦日遣人潛伺幸有變帝顧高煦益厚賜資萬計
命歸藩封其長子爲世子餘皆郡王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
中朝事帝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穉子不
足誅遣守鳳陽皇陵 丙戌以風憲官備外任命給事中蕭奇
等三十五人爲州縣官 黎利未叛時與鎮守中官山壽善至
是壽還朝力言利與已相信今往諭之必來歸帝曰此賊狡詐
若爲所紿則其勢益熾不易制也壽叩頭以死自矢保利必來
帝領之遣壽齎敕授利清化知府慰喻甚至丁亥利寇清化指
揮同知陳忠戰死 戊子始設南京守備以李隆爲之 乙未

散畿內民所養官馬於諸衛所 戊戌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
幼孜銀章各一曰繩愆糾謬諭以協心贊務凡有闕失當言者
用印密封以聞 陳瑄上疏言七事一曰南京國家根本乞嚴
守備二曰推舉宜覈實無循資格選朝臣公正者分巡天下三
曰天下歲運糧餉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諸府並去北京遠往
復踰年上逋公租下妨農事乞令轉至淮徐等處別令官軍接
運至京又快船馬船所載不過五六十石每船官軍足用有司
添差軍民遞送拘集聽候至有凍餒請革罷四曰教職多非其
人乞考不職者黜之選俊秀補生員而軍中子弟亦令人學五
曰軍伍竄亡乞覈其老疾者以子弟代逃亡者追捕戶絕者驗
除六曰開平等處邊防要地兵食虛乏乞選練銳士屯守兼務

七日漕運官軍每歲北上歸卽修船勤苦終年該衛所又於其
隙雜役以重困之乞加禁絕疏上帝降敕獎諭令所司速行
冬十月壬寅罷市民間金銀革兩京戶部行用庫庫太祖時置
以收易昏爛之鈔者 癸卯詔天下都司衛所修治城池 乙
巳復魏國公徐欽爵 戊申通政使請以四方雨澤章奏送給
事中收貯帝曰祖宗令天下奏雨澤欲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
積之通政司既失之矣今又令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自
今奏至卽以聞 己酉册妃張氏爲皇后 壬子立子瞻基爲
皇太子封瞻埈鄭王瞻埔越王瞻塔襄王瞻垌荆王瞻塽淮王
瞻塏滕王瞻埒梁王瞻埏衛王 乙卯詔在京七品在外五品
以上及知縣官於五品以下官及軍民中訪薦德行惇篤才能

出眾文學優長者量材擢用舉後犯贓則連坐舉者 帝謂金
純劉觀曰卿等皆國大臣如朕處法失中須更執奏朕不難從
善也因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諭曰比年法司之濫朕豈不知
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文致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必四五
覆奏而法司略不加意甘爲酷吏而不媿自今審重囚卿三人
必往同讞冤抑者雖細故必以聞丁巳三法司會大學士府部
通政六科於承天門錄囚著爲令 增京官及軍士月廩 時
大理寺卿虞謙少卿呂升丞仰瞻寺正嚴本皆平恕法司及四
方所上獄皆再四參復謙嘗語人曰彼無憾斯我無憾矣斷獄
者多以知情故縱及大不敬論罪本爭之曰律自叛逆數條外
無故縱之文卽不敬情有重輕豈可槩人重比良鄉民失馬疑

其隣訴於丞隣拷死丞坐決罰不如法徒而告者坐絞本日丞
罪當告者因疑而訴律以誣告致死是丞與告者各殺一人可
乎莒縣有千戶故勸民至死蘇州衛卒誣鄰舟解囚人爲盜皆
駁正之或言謙言事不密帝怒降少卿楊士奇白其罔得復秩
丁卯擢監生徐永潛等二十人爲給事中 十一月壬申朔
詔禮部建文諸臣家屬在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習匠功臣
家爲奴者悉宥爲民還其田土言事謫戍者亦如之 封張景
爲彭城伯皇后兄也 癸酉詔有司條政令之不便民者以聞
凡被災不卽請振者罪之 阿魯台來貢馬詔納之自是歲修
職貢如永樂時 甲戌詔曰朕承大統君臨億兆亦惟賴文武
賢臣共圖康濟嗣位初首詔直言而涉月累旬言者無幾民困

於下而不得聞弊膠於習而不知革卿等無慮後譴相與至誠
必有嘉謨嘉猷輔朕不逮 乙亥遣使敕諭兀良哈令改過自
新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旣無所容將來必爲邊患吾不
吝屈己以安百姓也 始調直隸河南山東山西大寧中都淮
陽諸衛官軍詣京師操練大寧七萬七百餘遞殺共十六萬人
春秋番上爲永制 丙子遣御史巡察邊衛 癸未遣御史分
巡天下考察官吏諭之曰國以民爲本比年牧守官不體朝廷
之意民不聊生今分行考察當明白其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
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獄斷之以公勉副朕心必先自
治乃可治人若棄廉恥違禮法朕亦不貸 丙戌賜夏原吉繩
愆糾謬銀章 己丑禮部奏冬至節請受賀不許 庚寅敕諸

將嚴邊備 辛卯詔曰先帝立屯種法用心甚至所司數以征
徭擾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不許
擅役違者治之 追論孟賢謀立趙王事奪保定侯孟瑛爵毀
其券謫雲南擢王瑜錦衣衛指揮同知 壬辰都督方政同陳
智鎮交趾 帝御西角門閱廷臣制誥顧謂金幼孜楊榮楊士
奇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尙書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前代
人主或自尊大惡聞直言素所親信亦畏威緘默賢良之臣言
不見聽退而杜口以至於敗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
誥詞親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
孜等頓首謝 帝嘗論楊士奇曰頃羣臣頗懷忠愛朕有過方
自悔而進言者已至良愜朕心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

是欲罪之楊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
則詔書不信懼者眾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卽罷
勿治 十二月癸卯宥建文諸臣外戚全家戍邊者留一人戍
所餘悉放還 辛亥揭天下三司官姓名於奉天門西序 癸
丑免被災稅糧 庚申葬文皇帝於長陵廟曰太宗嘉靖中改
曰成祖 丙寅顧興祖破平樂潯州蠻 己巳封都督同知梁
銘爲保定伯追論北平守城功也 初成祖欲遠方萬國無不
臣服西域之使歲歲不絕諸番使絡繹道途東西數千里間騷
然繁費上下怨咨廷臣莫爲言天子亦莫之卹也及是禮科給
事中黃驥言西域貢使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傳
役人運貢至京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民失業妨農

比其使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
辱驛官鞭夫隸無敢與較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
使人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域
所產惟馬切邊需應就給甘肅軍士其礪砂梧桐鱗之類皆無
益國用請一切勿受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呂震且讓之
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耶驥言是其卽議行自是
朝廷不復遣使諸番貢使亦漸稀矣 加楊榮工部尙書 羣
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楊士奇黃淮上疏諫止未報士奇
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

明紀卷第十終

明紀卷第十一

賜進士出身部候補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 卽贈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克家等

仁宗紀 起洪熙建元乙巳正月
訖是年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宏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洪熙元
年春正月壬申朔御奉天門受朝不舉樂越日帝召楊士奇謂
曰呂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矣 乙亥詔曰朕祇紹洪
圖仰惟祖宗創業之難夙夜惓惓嗣位初蠲逋負赦有罪停罷
不急之務選任賢良期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事未盡理生
民未盡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尙脩舉職業共圖維
新之治 己卯享太廟 建宏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
行者侍直楊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

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直閣中命楊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 癸未以時雪不降敕羣臣脩省 丙戌大祀天地於南郊奉太祖及成祖配 戊子進恭順伯吳克忠爲侯封李賢忠勤伯吳管者廣義伯賢初名丑驢元工部尙書來歸授燕府紀善侍帝最恭謹以舊恩封克忠管者以戚里恩封 壬辰朝臣予告歸省者賜鈔有差著爲令 己亥廣西布政使周幹廣東按察使胡槩四川參政葉春巡視南畿浙江初夏原吉治水還代以趙居任兼督農務居任不卹民歲以豐稔聞成祖亦知其誣罔旣卒左通政岳福繼之庸懦不事事故有是命 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過激帝不懌呂震吳中及侍郎

吳廷用等劾謙誣罔劉觀合十四道御史合糾謙帝將罪謙楊士奇爲解乃止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復言曰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今四方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帝惕然曰此朕過今當置之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 兵部尙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楊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己而寂然士奇復力言仍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加黃淮戶部尙書金幼孜禮部尙書楊士奇兵部尙書時閣職

漸崇職雖居內閣官必以尚書為尊 二月辛丑頒將軍印於諸邊將雲南曰征南大同征西前湖廣平蠻兩廣征蠻遼東征虜前宣府鎮朔甘肅平羌寧夏征西交趾征夷副延綏鎮西時諸邊率用宦官協鎮恣睢專軍務費贖在甘肅亦為所制帝聞賜璽書責贖曰爾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丈夫所為其痛自懲艾圖後效贖得書陳謝 戊申祭社稷 鄭和還命以下番諸軍守備南京南京有守備太監自和始 丙辰耕藉田 丙寅成祖神主祔太廟 是月南京地凡十有六震 初徐州人權謹奉母至孝薦授樂安知縣遷光祿署丞以省侍歸母年九十終廬墓三年致泉湧兔馴之異有司以聞命馳驛赴闕出其事狀令侍臣朗誦以示百僚三月壬申拜文華殿大學

士謹辭帝曰朕擢卿以風天下為子者他非卿責也 帝以言事者益少丁丑召楊士奇曰朕怒弋謙矯激過實耳朝臣遂月餘無言爾語諸臣白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降璽書遂令就榻前書敕曰朕自即位以來臣民上章以數百計未嘗不欣然聽納有不當不加譴訶羣臣所共知也間者大理少卿謙所言多非實事羣臣迎合朕意交章奏其賣直請置諸法朕皆拒而不聽但免謙朝參而自是以來言者益少今自去冬無雪春亦少雨陰陽愆和必有其咎豈可無言而為臣者懷自全之計退而默默何以為忠朕於謙一時不能含容未嘗不自愧咎爾羣臣勿以前事為戒於國家利弊政令未當者皆直言之勿以為諱謙朝參如故 戊子隆平饑戶部請以官麥貸之帝曰

卽振之何貸爲 己丑詔曰刑者所以禁暴止邪導民於善非
務誅殺也吏或深文傅會以致冤濫朕甚憫之自今其悉依律
擬罪或朕一時過於嫉惡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刑者法司執
奏五奏不允同三公大臣執奏必允乃已諸司不得鞭人背及
加人宮刑有自宮者以不孝論非謀反毋連坐親屬古之盛世
採聽民言用資戒警今奸人往往摭拾誣爲誹謗法司刻深鍛
鍊成獄刑之不中民則無措其除誹謗禁有告者一切勿治
庚寅薛祿巡開平大同邊 山壽至交趾黎利得敕無降意陽
言俟秋涼赴官而寇掠不已辛卯李安爲參將與陳智同鎮交
趾智素無將略憚賊且與方政迂遂頓兵不進賊益無所忌再
圍茶籠州又安知府琴彭署州事悉力拒守 先是胡濙陳十

事力言建都北京非便請還南都省南北供億之煩帝嘉納之
戊戌詔北京諸司悉稱行在復北京行部及行後軍都督府以
將還都南京故也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
爲然楊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尙未歸創痍尙未
復民尙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
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上五章卿等皆無一言
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 加封張玉河間王王
真寧國公與朱能姚廣孝並侑享成祖廟廷帝謂張輔有兄弟
可加恩乎輔頓首言輒輒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
郎信賢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
衣衛指揮同知世襲 是月南京地震 夏四月壬寅帝聞

山東及淮徐民乏食有司徵夏稅方急乃御西角門召楊士奇
草詔免今年夏稅及秋糧之半士奇言上恩至矣但須戶工二
部預聞帝曰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
不足必持不決之意趣命中官具紙筆合士奇就門樓書詔帝
覽畢即用璽付外行之顧士奇曰今可語部臣矣 設北京行
都察院 壬子皇太子謁孝陵居守南京李慶及左諭德周述
等從慶在途約束將士秋毫無所擾太子欲獵慶諫止 戊午
帝如天壽山謁長陵己未還宮 賜蹇義印曰忠貞楊士奇曰
貞一璽書諭之曰曩朕監國卿日侍左右徇國忘身二十餘年
夷險一節茲製印賜卿藏之於家俾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
也義視夏原吉尤厚重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詰義曰何

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
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

振河南及大名饑 南京地屢震 五月李時勉上疏言事帝

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脅折者三侍講羅汝
敬亦上言時政十五事忤旨並改御史命曰慮一囚言一事章
三上己卯下錦衣衛獄時勉於錦衣千戶某有恩千戶適涖獄
密召醫療以海外血竭得不死 庚辰帝不豫遣中官海壽馳

召皇太子於南京 辛巳大漸遺詔傳位皇太子謂夏原吉曰

李時勉廷辱我言已勃然原吉慰解之是夕帝崩於欽安殿年

四十八皇后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墿監國 皇太子方謁孝陵

海壽至卽日就道時中外疑懼黃淮憂危歐血南京亦頗傳凶

問又傳漢王高煦謀伏兵於道邀太子羣臣請整兵衛或從閒道行太子不可曰君父在上誰敢干之遂由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宮中始發喪百官素服迎太子於盧溝橋宣遺詔哭盡哀太子素服至長安右門下馬步哭至宮門外釋冠服被髮入居喪次 庚戌太子卽位 辛亥諭邊將嚴守備 甲寅趣中官在外採辦者還罷所市物 秋七月戊辰朔禮臣請帝服淺淡色衣烏紗翼善冠黑角帶於奉天門視事帝曰朕心何能忍雖加一日愈於已仍素服坐西角門不鳴鐘鼓令百日後再議 乙亥尊皇后爲皇太后立妃胡氏爲皇后 辛卯顧興祖討大藤峽蠻平之 壬辰錄宿衛東宮舊勞封左都督吳成爲清平伯 乙未論法司慎刑獄 閏月戊申薛貴吳成及都督

馬英都指揮梁成帥師巡邊 宏文閣罷乙丑楊溥入直文淵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 都督僉事巫凱鎮遼東 京師大雨壞正陽齊化順成等門城垣 禮臣復請御奉天門帝命俟山陵事畢 帝下詔求言湖廣參政黃澤上疏言正心卹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嬖倖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倖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啖甘脂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宦寺不使典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可鑒帝嘉之而不能用 興州左屯衛軍范濟詣闕言八事其一曰楮幣之法昉於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

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
母相權新陳通用又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
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
干天下正稅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
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
十餘年其法稍弊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
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
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
造之條開倒換之法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
弊其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爲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
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

田脩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堠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
無所得俟其憊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
其三曰兵不在多在於堪戰比者多發爲事官吏人民充軍塞
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
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風股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
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其四曰民
病莫甚於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
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
脅里甲恣爲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
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
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

明紀卷十一
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牒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句取送衛則差人驛騷之弊自絕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爲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饑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於此者其六曰學校者風化之原人才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講文藝而已也洪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萎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爲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爲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爲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

貢於國學磨礪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其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讎唐太宗禦突厥於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雄君良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命將欲清沙漠旣以饋運不繼旋卽班師遂撤東勝衛於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鍊兵扼險以待內脩政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徒頑民不數年間朵兒只巴獻女伯顏帖木兒乃兒不花等相繼禽獲納哈出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畧之明效也伏望遠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爲快毋以犁庭掃穴爲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於田桑盡心於庠序邊塞絕創痍之苦

閭里絕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土無天闕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
祚靈長於萬年矣其八曰官不在眾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
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
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
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
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
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
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
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濟元進士洪
武中嘗官廣信知府坐累謫戍時年八十餘奏上帝欲用之呂
震言其老乃以爲儒學訓導 漢王高煦陳利國安民四事帝

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因語羣臣曰皇祖嘗諭皇考謂叔有
異志宜備之如今所言果出於誠則是舊心已革可不順從之
歟凡有求請皆曲徇其意高煦益自肆 初中官喬來喜鄧成
等使西域道安定曲先遇賊見殺掠所齎金幣仁宗璽書諭赤
斤罕東及安定曲先詰賊主名而赦李英與土官指揮康壽等
進討英訶知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曲先指揮散卽思實殺使
者遂帥兵西入賊驚走追擊崑崙山深入數百里至雅合闕
八月戊辰與安定賊遇大敗之俘斬千一百餘人獲馬牛雜畜
十四萬曲先賊聞風遠遁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
壬申詔內外羣臣舉廉潔公正堪牧民者 周幹還言有司
多不得人土豪肆惡而岳福不任職帝召福還癸未擢胡燾大

理卿與葉春同往巡撫南畿浙江設巡撫自此始浙西豪持郡邑短長爲不法海鹽民平康暴橫甚御史捕之遁去會赦還益聚黨八百餘人槩捕誅之已悉捕豪惡數十輩械至京論如法於是奸宄帖息諸衛所糧運不繼軍乏食槩以便宜發諸府贖罪米四萬二千餘石贍軍乃聞於朝帝悅諭戶部勿以專擅罪槩周幹又言蘇常嘉湖諸府民多逃亡詢之耆老皆云重賦所致如吳江崑山民田租舊畝五升小民佃種富民田畝輸私租一石後因事故入官依私租減二斗是十分而取八也撥賜公侯駙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十分取八民猶不堪况盡取乎仁和海寧崑山海水陷官民田千九百餘頃逮今十有餘年猶徵其租田沒於海租從

何出請將沒官田及公侯還官田俱視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斗海水淪陷田悉除其稅帝命部議行之九月壬寅葬昭皇帝於獻陵廟曰仁宗初詔營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蹇義夏原吉皆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遠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以爲制權謹以疾乞歸改通政司左參議致仕蹇義等請仁宗耐廟後仍素服御西角門視事至孟冬歲暮行時饗禮鳴鐘鼓黃袍御奉天門視朝禫祭然後釋素服從之定鄉會試取士額鄉試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京江西各五十人浙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八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陝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趾各十人貴州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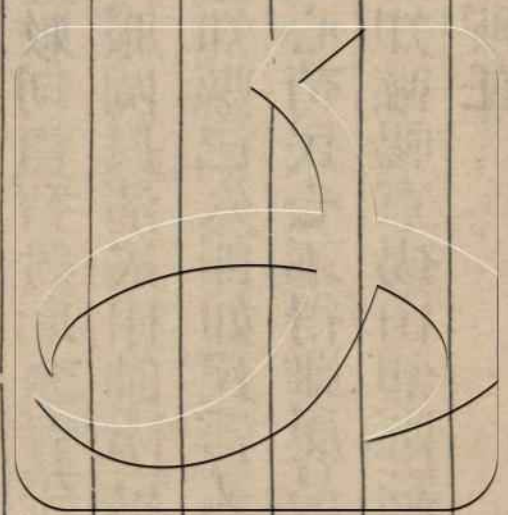
應舉者就試湖廣會試取士不過百人南人十六北人十四以爲常 冬十月戊寅南京地震 戊子敕公侯伯五府六部大學士給事中審覆重囚 蠻寇覃公旺作亂據思恩縣大小富龍三十餘峒固守險阻以拒官軍十一月戊戌顧興祖督兵分道攻之斬公旺并其黨于五十餘人捷至帝曰蠻民亦朕赤子殺至千數豈無脅從非辜者以後宜開示恩信撫慰而降之如賈琮成交州可也 雙流知縣孔友諒言六事一曰守令親民之官古者不拘資格必得其人不限歲月使盡其力今居職者多不知撫字之方而廉幹得民心者又遷調不常差遣不一或因小事連累朝夕營治往來道路日不暇給乞敕吏部擇才望素優及久歷京官者任之諭戒上司毋擅差遣假以歲月責成

治要至遠缺佐貳多經裁減獨員居職或遇事赴京多委雜職署事因循苟且政令無常民不知畏今後路遠之缺常留一正員任事不得擅離庶法有常守二曰科舉所以求賢必名實相副非徒誇多而已今秋闈取士動二三百人弊旣多端僥倖過半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實行或乖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孝弟忠信學業優贍者乃許入試庶浮薄不致濫收而國家得真才之用三曰祿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往來道路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敕戶部勘實天下糧儲以歲支之餘量增官俸仍令內外風憲官採訪廉

潔之吏重加旌賞則廉者知勸貪者知戒四曰古者賦役量土
宜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等
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無賴之輩鬪通吏
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乞盡停
採買減諸不急務則國賦有常民無科擾又言汰冗員任風憲
二事 薛祿召還陳邊備五事辛酉復遣巡邊 十二月甲申
顧興祖討平宜山蠻 茶籠被圍七月陳智等坐視不救巡按
御史飛章以聞帝馳敕責陳智等曰茶籠守彭被困孤城矢死
無二若等不援將何以逃責急發兵解圍無干國憲敕未至而
城陷琴彭死之詔贈彭左布政使官其一子彭交阯人也泣官
有善政陳洽上疏曰黎利雖乞降內懷攜貳既陷茶籠復結玉

麻土官老撾酋長與之同惡始言俟秋涼赴官今秋已過復言
與參政梁汝笏有怨乞改授茶籠州而遣逆黨潘僚路文律等
往嘉興廣威諸州招集徒眾勢日滋蔓乞命總兵者速行勦滅
奏至帝復降敕切責智等期來春平賊 初長清知縣薛慎以
親喪去官比服闋長清民相帥詣京師乞慎再任憲義以聞且
言長清別除知縣已久卽如民言又當更易帝曰國家置守令
但欲其得民心苟民心不得雖屢易何害竟易之未幾博野知
縣陳哲秦安知縣暢宣碭山知縣劉伯吉曹縣知縣范希正皆
以部民請還所任

明紀卷第十一終



明紀卷第十二

賜進出身都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養 卹贈知府銜繪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景家奇

宣宗紀 起宣德元年丙午訖宣德十年乙卯凡十年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宣德元年春正月癸丑赦死罪以下運糧宣府自贖 時軍伍不清黠者往往匿其籍或誣攘良民充伍帝諭兵部曰朝廷於軍民如舟車任載不可偏重宜令有司審實毋任相混己未遣侍郎黃宗載等十五人分行天下清理軍伍其後定清軍例二十二條遣京卿給事中御史著為令 二月丁丑耕藉田 丙戌謁長陵獻陵丁亥還宮 巡按山西御史張政言近詔民有棄田逃徙田土逋負稅糧者悉予復業蠲逋而山西民或初逃時未申

戶部負租因不準開豁舊業久廢生計尙無恐又致逃徙帝謂
夏原吉曰大赦之後何逋不除其卽下有司蠲免之 陳智累
得敕責懼與方政薄可留關敗還三月己亥又敗於茶籠州政
勇而無謀智懦而多忌素不相能而由壽專招撫擁兵又安不
救是以屢敗 癸丑行在禮部侍郎張瑛兼華蓋殿大學士直
文淵閣帝爲太孫時瑛以給事中與陳山同侍講讀故有是命
瑛善承風旨雖參機務委蛇受成而已 戴綸爲兵部侍郎復
以諫獵忤旨命參贊交趾軍務林長懋自南京後至出爲鬱林
知州無何坐怨望並逮至京下錦衣衛獄帝臨鞫之綸抗辨觸
帝怒立箠死籍其家諸父河南知府賢太僕寺卿希文皆被繫
交趾渠魁未平而小寇蠡起美留潘可利助逆宣化周莊太

原黃菴等結雲南寧遠州紅衣賊大掠帝敕沐晟勦寧遠賊又
發西南諸衛軍萬五千弩手三千赴交趾且敕老撾不得容叛
人夏四月乙丑王通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都督馬瑛爲參將
赴交趾討賊陳洽參贊軍務奪陳智方政職充爲事官從立功
賊犯清化政不出戰都指揮王演擊敗之 御製外戚事鑑及
歷代臣鑑成頒賜外戚及羣臣諭之曰朕於暇日采輯前代近
戚及羣臣善惡吉凶之跡用示法戒其擇善而從以保福祿
禮部尙書呂震卒震有精力能彊記才足以濟其用凡奏事他
尙書皆執副本又與侍郎更進迭奏震兼三部奏牘繁多皆自
占奏不執副本亦不與侍郎參情狀委曲千緒萬端背誦如流
未嘗有誤然無學術爲禮官不知大體祀太廟致齋飲酒西番

僧舍大醉歸一夕卒 五月甲午朔錄囚 丙申詔大赦交趾
 罪人黎利潘僚降亦授職停采辦金銀香貨又以交趾右布政
 使戚遜貪淫黜之命弋謙往代 丙午敕郡縣瘞遺骸 庚申
 召薛祿還 製金寶賜貴妃孫氏故事皇后金寶金冊妃以下
 有冊無寶孫氏有盛寵帝請於太后賜焉貴妃有寶自此始
 總族衛整女封肝療母病禮部為請旌帝曰孝親有道剖腹剖
 肝豈可為訓若因此傷生其罪益大遂不許 命王彰自良鄉
 抵南京巡撫軍民以所言率常事降敕切責令詳具利病以聞
 尋召還命與都督山雲巡山海至居庸諸關隘 六月行在刑
 部都察院言南京輕重罪囚俱解赴行在道中亡故者多其囚
 已經大理寺審允宜令南京法司監候奏請其旂軍以下輕罪

就彼依律決遣從之 秋七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 初太祖
 制中官不許讀書識字成祖時始令聽選教官入內教習至是
 立內書堂改刑部主事劉翀為翰林修撰專授小內使書其後
 增至四五百人翰林官四人教習於是始通文墨掌章奏與外
 庭交結往來矣 乙未免山東夏稅 己亥論六科凡中官傳
 旨必覆奏始行時中官寢盛帝亦寢親幸之擅傳旨者終不能
 禁部科亦不能違也 時修南京天地山川壇殿宇命黃宗載
 及侍郎吳廷用采木湖廣壬子以旱災罷其役用巡按御史劉
 鼎貫言也吳中請罷其半帝命悉罷之 庚申進安順伯薛貴
 爵為侯 方政督諸軍進討黎利李安及都指揮于瓚謝鳳薛
 聚朱廣等先奔俱謫為事官立功贖罪陳智遣都指揮袁亮擊

利弟善於廣威州欲渡河土官何加仇言有伏亮不從遣指揮陶森錢輔等渡河中伏並死亮亦被執都督蔡福守义安以芻糧將盡退就東關千戶包宣以其眾詣賊降福行至富良江爲賊所蹙與指揮僉事周安等俱陷賊利以昌江爲官軍往來要路悉力攻之都指揮同知李任堅守賊令福招任降任於城上罵福發礮擊之賊擁福去大集兵眾飛車衝梯薄城環攻任與指揮顧福帥精騎出城掩擊燒其攻具賊又築土山臨射城中鑿地道潛入城任福隨方禦之周安潛與眾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包宣覺之以告利利將殺安安曰吾天朝臣子豈死賊手與指揮陳麟躍起奪賊刀殺數人皆自刎死所部九千餘人悉被殺 八月壬戌朔漢王高煦反遣親信枚青等潛至京師約諸

功臣爲內應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助又散弓刀旂幟於諸衛所盡奪旁郡縣畜馬立五軍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恆後軍諸子各監一軍高煦自將中軍世子瞻坦居守指揮韋宏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恆等太師都督尙書等官陳士啟自青州暮馳至濟南語三司密聞於朝御史李濬以父喪家居高煦招之不從變姓名間道詣京師上變枚青夜至張輔所輔立紮之以聞帝遣中官侯泰賜高煦書泰至高煦盛兵見泰南面坐大言曰永樂中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我吾豈能鬱鬱居此汝歸報急縛奸臣來徐議我所欲泰懼唯唯而已比還帝問漢王何言治兵何如泰皆不敢以實對 丙寅

有武臣殊死以下罪復其官 丁卯封費璫爲崇信伯 高煦遣百戶陳剛進疏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夏原吉爲首帝歎曰漢王果反乃議遣薛祿將兵往討皇太后召楊榮等問計榮首勸帝親征太后帝皆有難色榮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禮部尙書胡濙亦贊之帝意遂決張輔奏曰高煦素懦願假臣兵二萬禽獻闕下帝曰卿誠足禽賊顧朕初卽位小人或懷二心不親行不足安反側己巳詔親征高煦命鄭王瞻埈襄王瞻埈居守薛祿吳成將前鋒大賚五軍將士辛未發京師過楊村馬上顧從臣

曰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必先取濟南爲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下帝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軍家樂安必內顧不肯徑趨南京高煦外誇詐內實怯臨事狐疑不能斷今敢反者輕朕少年新立眾心未附不能親征卽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耳今聞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卽禽矣有從樂安來歸者厚賞之令還諭其眾仍遣高煦書曰張敖失國始於貫高淮安被誅成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出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禽或以王爲奇貨縛以來獻悔無及矣高煦初聞祿等將兵攘臂大喜以爲易與及聞親征始懼庚辰前鋒至樂安高煦約詰旦出戰帝令大軍蓐食兼行辛巳駐蹕樂安城北壁其四

日系卷十二
門賊乘城守王師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諸將請卽攻城帝不許再敕諭高煦又以敕繫矢射城中諭禍福城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大懼乃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卽出歸罪帝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通逆謀書壬午帝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城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禽高煦紿斌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見帝羣臣請正典刑不允命御史于謙口數其罪以劾章示之謙正詞斬聲色甚厲高煦伏地戰慄頓首言臣罪萬死惟陛下命帝令高煦爲書召諸子餘黨悉就禽赦城中罪脅從者不問癸未改樂安曰武定州命祿與尙書張本撫輯其眾乙酉班師庚寅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曰趙王與高煦共謀逆久矣宜移兵襲彰德執趙

王庶異日不勞聖慮帝以問榮榮力贊之遂以帝意令楊士奇草敕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請皆入以死諍榮先入士奇溥繼入聞者不納山復邀蹇義及原吉共請義原吉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九月丙申至自武定州廢高煦父子爲庶人築室西安門內錮之戊戌法司鞫高煦同謀者詞連晉王濟熿趙王高燧詔勿問王斌朱恆等及長史錢巽教授錢常典仗侯海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外爲民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

約舉城應者事覺相繼誅凡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
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帝製征東記
以示羣臣 冬十月戊寅或言李時勉得罪先帝狀帝震怒命
使者縛以來朕親鞫必殺之已又令卽斬西市毋入見後使者
出端西旁門而前使者已縛時勉從端東旁門入不相值帝遙
見罵曰爾小臣敢觸先帝疏何語趣言之時勉叩頭曰臣言諒
闇中不宜近妃嬪皇太子不宜遠左右帝聞言色稍霽時勉徐
數至六事止帝令盡陳之對曰臣惶懼不能悉記帝意益解曰
是第難言耳草安在對曰焚之矣帝乃太息稱時勉忠立赦之
復官侍讀 黎善分兵三道犯交州其攻下關者爲都督陳濬
所敗攻邊江小門者爲李安所敗善夜走王通聞之亦分兵三

道出擊馬瑛敗賊清威至石室與通會十一月乙未進師應平
之寧橋陳洽與諸將言地險惡恐有伏宜駐師覘賊通不聽麾
兵徑渡陷泥淖中伏發官軍大敗死者二三萬人通傷脅走還
洽躍馬入賊陳創甚墜馬左右欲拔還洽張目叱曰吾爲國大
臣食祿四十年今日義不苟生揮刀殺賊數人自剄死黎利方
圍清化聞之鼓行至清潭攻北江進圍東關通素無戰功以父
眞死事封朝廷不知其庸劣誤用之一戰而敗氣大沮陰遣人
許利爲乞封而檄清化迤南地歸利盡撤官吏軍民還東關按
察使楊時習執不可通不聽賊分兵萬人圍隘留關百戶萬琮
奮擊乃退清化知州羅通與指揮打忠乘間破賊殺傷甚眾賊
將遁而檄至通曰吾輩殺賊多出城必無全理與就縛曷若盡

忠死乃與忠益固守賊令蔡福說降通登陴大罵賊知城不可拔引去王通既與賊和乃遣政平知州何忠副千戶桂勝以奏還土地爲辭陰令請兵至昌江爲賊所拘二人瞋目怒罵不屈並忠子皆被害劉觀等言高煦同謀者皆已伏法其護衛軍居他州者尙多請罪之帝曰凡先調衛及商販在外者皆不與逆謀其釋之不必窮治十二月辛酉免六師所過秋糧辛未命行在刑部都察院錦衣衛二日內悉上所鞠獄囚罪狀帝親覽決眞犯死罪依律連坐者免死謫戍流徒以下運甄贖罪及罰鈔釋免有差凡宥免三千餘人帝聞王通敗陳洽死大駭歎曰大臣以身殉國一代幾人贈洽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給事中乙酉柳升爲征虜副將軍充總兵官梁銘爲左副總

兵都督崔聚爲參將李慶參贊軍務帥師由廣西往討黎利沐晟爲征南將軍帥徐亨譚忠由雲南進兵兩軍共七萬餘人復敕通固守俟升洽之未沒也累奏乞黃福還撫交趾會福奉使南京召赴闕敕曰卿惠愛交人久交人思卿其爲朕再行仍以工部尙書兼詹事領二司事初高煦言嘗遣人與趙王高燧通謀戶部主事李儀請削其護衛張本亦以爲言帝皆不聽既而言者益眾帝召楊士奇謂曰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母戚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乃遣袁容持羣臣章及高煦獄詞示高燧高燧大懼已而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且請還常山中護衛及羣牧所儀衛司官校帝命收其所還護衛而

與之儀衛司言者始息

二年春正月丁未有司奏歲問囚數帝謂百姓輕犯法由於教化未行命申教化 命戶部申明屯田之法兵部移文所司選老成軍官提督屯田仍命風憲官以時巡察 南京戶部尙書師達卒達當成祖世佐蹇義在吏部二十年人不敢干以私成祖在北京嘗語左右曰六部扈從臣不貪者惟達而已達不殖生產祿賜皆分宗黨有子八人至無以自贍 二月癸亥行在戶部侍郎陳山爲本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直文淵閣 中官侯顯使西番 薛祿巡視畿南諸府城池嚴戒軍士毋擾民違者以軍法論 黎利攻交州城乙丑王通以勁兵五千出不意擣賊營破之斬其司空丁禮以下萬餘級利惶懼欲走諸將

請乘勝急擊通猶豫三日不出賊知其怯復樹柵掘濠塹四出剽掠夏四月陷昌江諒山時昌江死守九月餘前後三十戰賊聞柳升兵將至益兵來攻庚申城陷李任顧福帥死士三戰三敗賊賊驅象大至不能支皆自剄死知府劉子輔指揮劉順中官馮智俱自經城中居民婦女不屈死者數千人諒山破知府易先亦自縊死賊分兵圍邱溫都指揮孫聚力拒之 高煦之叛晉王濟熿密遣人相約結帝未之問也已而所遣使懼罪及走京師首實中官劉信等數十人告濟熿擅取屯糧十萬餘石欲應高煦并發其宮中詛呪事寧化王濟煥馳奏其弒嫡母事帝遣使察之皆實甲子召至京示以諸所發奸逆狀廢爲庶人幽鳳陽同謀官屬及諸巫悉論死 賊圍交州久王通閉城不

敢出賊益易之致書請和通欲許之集眾議楊時習曰奉命討賊與之和而擅退師何以逃罪通怒厲聲叱之眾不敢言己已通許利和以其書聞 右都御史王彰卒彰嚴介自持請託皆絕然用法過嚴其母屢以爲言不能改與劉觀同官人謂彰公而不恕觀私而不刻云 五月癸巳薛祿督饗開平 己亥仁宗神主祔太廟 丙午錄囚 六月戊寅錄囚 交趾賊勢既盛道路梗絕朝廷久不得奏報是月有軍丁李茂先等三人間道走京師言昌江被圍急帝授三人百戶敕柳升急進援 秋七月己亥黎利陷隘留關進圍邱温邱温守將指揮使徐麟千戶蔡容帥疲卒固守城陷皆死無一降者他將吏多棄城遁帝以顧興祖在南寧隘留被攻擁兵不救逮治之 庚子錄囚

先是發松潘軍援交趾將士憚行千戶錢宏與眾謀詐言番叛帥兵掠麥匝諸族且言大軍將致討番人震恐約黑生番反殺指揮陳傑等陷松潘疊溪圍威茂諸州斷索橋指揮吳玉韓整高隆相繼敗績又掠綿竹諸縣官署民居皆被焚燬鎮撫侯璉死之辛丑命都督同知陳懷充總兵官帥劉昭趙安蔣貴等往討又命鴻臚丞何敏指揮吳瑋先往招之梟宏於松潘以徇敵犯開平無所得而退薛祿方駐宣府相距三百里帥精兵晝伏夜行三夕至丁未縱輕騎蹂敵營破之大獲人畜師還敵躡其後復奮擊敗之敵遂遠遁 八月甲子黃淮以疾乞致仕許之淮歸父性年九十餘奉養甚歡 免兩京山西河南州縣被災稅糧 陝西旱戶部尚書郭敦與隆平侯張信整飭庶務當

日系卷一十二
行者同三司官計議奏行敦請蠲逋賦振貧乏考黜貪吏罷不急之務凡十數事悉從之 九月壬辰錄囚時連諭三法司錄上繫囚罪狀凡決遣二千八百餘人帝諭刑官曰吾慮其瘼死故寬貸之非常制也 柳升奉命久俟諸軍集始抵隘留關黎利既與王通有成言乃詭稱陳氏有後帥大小頭目具書詣升軍乞罷兵立陳氏裔升不敢封遣使奏聞賊緣途據險列柵官軍連破之抵鎮夷關升意殊輕賊李慶梁銘皆病甚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柳將軍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賊或示弱以誘我未可知也防賊設伏璽書告誡甚切公宜力言之慶強起告升都事潘禪亦勸升持重廣偵探引芹站壘橋事爲戒升皆不爲意乙未次倒馬坡與百餘騎先馳度橋橋遽壞後隊

不得進賊伏四起升陷泥淖中中鏢死是日銘病卒明日慶亦卒又明日崔聚帥軍至昌江賊來益眾官軍殊死鬪賊驅象大戰陳亂賊大呼降者不死官軍或死或走無降者安鏞禪及主事李宗昉皆死之崔聚力戰被執賊百計降之不屈死一軍盡沒升質寬和善撫士卒勇而寡謀遂及於敗黃福走還至雞陵關爲賊所執欲自殺賊羅拜泣下曰公交民父母也公不去我曹不至此力持之黎利聞之曰中國遣官吏治交阯使人人如黃尚書我豈得反哉遣人馳往守護饋白金餼糧肩輿送出境福至龍州盡取賊所遺歸之官 戊申封李英爲會寧伯 王通聞柳升敗益懼更陷黎利和爲利馳上謝罪表十月戊寅八集官吏軍民出下哨河立壇與利盟約退師因宴利遣以錦綺

利亦以重寶爲謝沐晟軍至水尾縣造船將進聞通已議和引
還賊乘之大敗 鴻臚寺進黎利與柳升書王通遣官偕賊使
奉陳暲表亦至略言暲爲先王順王世嫡孫避禍遠竄潛身老
搗二十年今本國人民不忘先王遺澤已訪得之乞還其爵土
初帝嗣位與楊士奇楊榮語交趾事卽欲棄之暲表至心知其
詐欲藉以爲名遂召羣臣示之諭以罷兵息民意張輔蹇義夏
原吉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士奇言陛下卹民命以
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崖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
榮亦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時帝意已決輔爭之不能得遂
命擇使交趾者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
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十一月乙酉朔命禮部

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
達爲副使齎詔撫諭安南人民盡赦利罪與之更新立暲爲安
南國王敕以興滅繼絕之意以思明府之祿州西平州與安南
諭通及三司官令盡撤軍民北還 時皇后未有子貴妃孫氏
陰取宮人子爲己子由是寵眷益重己亥以皇長子生大赦天
下免明年稅糧三之一 十二月丁丑振陝西饑并給絹布十
五萬匹 王通令山壽與陳智等由水路還欽州自帥步騎由
陸路還太平至南寧始以聞交趾內屬者二十餘年前後用兵
數十萬饋饗至百餘萬轉輸之費不與焉通不俟詔命棄去官
吏軍民還者八萬六千餘人其陷於賊及爲賊所戮者不可勝
計 交趾人宣化知府陶季容廣源知州閔顏州判岑斗烈吏

目譚忠謹古雷縣千夫長陳汀及土官阮世寧阮公庭皆不願從黎利自拔來歸帝命加意撫卹資糧器用官給之尋以汀家屬盡陷嘉其義擢爲指揮 顧興祖既被逮柳慶蠻韋朝烈等掠臨桂諸縣公侯大臣舉山雲廉勇有智略帝亦自知之三年春正月命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廣西雲至討朝烈破之賊保山巔山峻險挂藤於木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下石無敢近者雲夜半束火牛羊角以金鼓隨其後驅向賊賊謂官軍上亟斷藤比明石盡眾譟而登遂盡破之南安廣源諸蠻悉下雲乃築四城九堡傳舍九十餘區以鎮要害初廣西鎮帥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雲聞府隸鄭半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半曰潔衣被體一污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

寧可污耶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半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之由是土官畏服調發無敢後者半逮事韓觀觀醉輒殺人半輒留之醒乃以白全活甚眾爲士大夫所重竟以隸終 吳瑋至松潘賊不順命瑋與龍州知州薛繼賢擊賊復松潘陳懷至仍用瑋前鋒屢敗賊於屹苔壩葉棠關奪永鎮等橋復疊溪蔣貴募鄉導絕險而進薄賊巢一日十數戰大敗之撫定祁命等十簇又招降渴卓等二十餘寨招撫復業者萬二千二百餘戶歸所掠軍民二千二百餘人事遂定捷聞進懷左都督厚資金幣留鎮四川而絀瑋功不錄 皇長子生八日羣臣卽上表請立爲太子皇后亦請早定國本孫貴妃僞辭曰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

耶二月戊午立皇長子祁鎮爲皇太子 帝著帝訓二十五篇
曰君德奉天法祖正家睦親仁民經國勤政恭儉儆戒用賢知
人去邪防微求言祭祀重農興學賞罰黜陟卹刑文治武備馭
夷藥餌以教子孫帝自爲之序復題其後以致意焉 南京戶
部尚書古朴卒朴在朝三十餘年不通干請與都御史向寶俱
以清介稱寶以致仕歸卒於途 帝令皇后上表辭位三月癸
未退居長安宮賜號靜慈仙師而册貴妃爲后諸大臣張輔蹇
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皆不能爭后賢而被廢天下聞而憐
之皇太后常召后居清寧宮內廷朝宴命居孫后上孫后常快
快帝後亦悔之自解曰此朕少年事耳 壬辰錄囚 夏四月
癸亥敕凡官民建言章疏尚書都御史給事中會議以聞勿諱

閏月壬寅錄囚 免山西旱災稅糧甲寅命有司振卹 王
通等至京文武諸臣合奏其罪廷鞫具服庚戌通及陳智馬瑛
方政弋謙馬騏山壽俱論死下獄籍其家顧興祖并下獄帝終
不誅長繫待決而已騏恣虐激變罪尤重而謙實無罪皆同論
時議非之廷臣復劾沐晟徐亨譚忠逗留及喪師辱國罪帝不
問 五月辛酉錄囚先是金純有疾帝命醫視療稍間免其朝
參俾護疾視事會暑敕法司理滯囚純數從朝貴飲爲言官所
劾帝怒曰純以疾不朝而燕於私可乎命繫錦衣獄既念純老
臣釋之落太子賓客 李琦羅汝敬等還黎利遣使奉表謝恩
詭言陳暲於正月物故陳氏子孫絕國人推利守其國謹俟朝
命帝心知其詐不欲遽封己已復遣汝敬徐永達諭利及其下

明紀卷十二
合訪陳氏後并盡還官吏人民及其眷屬 辛未贈交趾死事
諸臣李任都督同知顧福劉順徐麒都指揮同知周安指揮同
知蔡容指揮僉事桂勝正千戶並令子孫承襲劉子輔易先布
政司參政何忠府同知馮智太監並與誥賜券惟陳麟嘗與朱
廣開門納賊故贈卹不及 眞定順德廣平所屬州縣奏自去
年十月至今年夏不雨麥無收壬申命免徵夏稅 周王有燬
博學善書弟有燾自大理歸數訐之又與新安王有熿詐爲祥
符王有燿與趙王書繫箭上置彰德城外詞甚悖都指揮王友
得書以聞帝逮友訊無迹召有燿至曰必有燿所爲訊之具服
並得有熿掠食生人肝腦諸不法事免有燿有熿爲庶人 黎
利歸蔡福朱廣薛瓚于瓚及指揮魯貴千戶李安於京師誅之

籍其家 六月丙戌免陝西被災夏稅 時未有官妓之禁臣
寮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劉觀爲都御史私納賄賂諸御史
亦貪縱無忌一日朝罷帝召楊士奇楊榮至文華門諭曰祖宗
時朝臣謹飭年來貪濁成風何也士奇對曰永樂末已有之今
爲甚耳榮曰永樂時無踰方賓帝問今日誰最甚者榮曰劉觀
又問誰可代者士奇榮薦通政使顧佐公廉有威歷官並著風
采爲京尹政清弊革帝喜丁未出觀巡視河道秋七月擢佐右
都御史賜敕獎勉命察諸御史不稱者黜之御史有關舉送吏
部補選佐視事卽奏黜嚴暉楊居正等二十人謫遼東各衛爲
吏降八人罷三人而舉進士鄧綬國子生程富謁選知縣孔文
英教官方瑞等四十餘人堪任御史帝使歷政三月而後任之

居正等六人辨愬帝怒并諸爲吏者悉戍之旣而暉自戍所潛還京脅他賄爲佐所奏且言暉謀害已詔戮暉於市 戊辰錄囚 吳中坐以官木石遺中官楊慶作宅下獄尋釋之 先是行在都御史劾胡概葉春所至作威福縱兵擾民帝弗問陰使御史廉之無所得由是益任概賜璽書獎勵概亦自信諸當興革者皆列以聞 初仁宗復設行後軍都督府行部凡五府六部文移申達必經之多重複稽誤八月辛卯帝命公侯伯尙書都御史等議皆言旣有府部則行府行部宜罷從之 刑部尙書金純致仕純務寬大每戒屬吏不得妄椎擊人故當純時獄無瘐死者 丁未帝自將巡邊命張本顧佐等居守金幼孜等皆從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

曰太宗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帝取夏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 九月辛亥次石門驛兀良哈寇會州帝自將輕騎三千人人二騎持十日糧往擊之留扈行諸文臣於大營命楊榮從乙卯出喜峰口遇敵於寬河帝親射其前鋒殪三人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神機礮並發兀良哈人馬死者過半帝親帥百餘騎追奔其眾望見黃龍旂悉下馬羅拜請降遂生縛之斬其酋渠金忠與其甥把台請自效帝許之或言不可遣帝曰去留任所欲耳朕有天下獨少此二人耶已二人獲數十人馬牛數百來獻帝喜命中官酌以金卮遂賜之戊午饗將

士於會州甲子班師癸酉至自喜峰口把台尋賜姓名曰蔣信
冬十月乙酉詔曰古者師保之職論道經邦不煩以政少師
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皆先帝簡畀以遺朕春秋
高尚兼有司之事非所以優之也其輟所務在朕左右講論至
理共寧邦家勳階爵祿並如故義原吉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
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士奇榮與士奇榮同心
輔政義善謀榮善斷原吉與士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
蹇義既解部務帝欲以待郎郭璉代璉厚重勤敏然寡學術楊
士奇言恐璉不足當之宜妙擇大臣通經術知古今者帝乃止
御史張循理等交章劾劉觀並其子輻諸贓污不法事帝怒
逮觀父子以彈章示之觀疏辨帝益怒出廷臣先後密奏中有

杜法受賕至千金者觀引伏遂下錦衣衛獄踰年謫輻戍遼東
命觀隨往觀竟客死 中官郭敬鎮守大同 十一月癸酉錦
衣指揮鍾法保請采珠東筦帝曰是欲擾民以求利也下之獄
忻城蠻譚團作亂十一月庚子山雲討禽之 是年福建妄
男子樓濂詭稱老府小齊王謀不軌事覺械至京誅其黨數百
人故齊王樽及三子皆暴卒幼子賢勵安置廬州 清河知縣
李信圭上疏言本邑地廣人稀地當衝要使節絡繹日發民輓
舟丁壯既盡役及老穉妨廢農桑前年兵部有令公事亟者舟
子五人緩者則否今此令不行役夫無限有一舟至四五十人
者凶威所加誰敢詰問或遇快風步追不及則官舫人役沒其
所齎衣糧俾受寒餒乞申明前令哀此憚人從之

四年春正月兩京地震 二月己丑南京進駟虞二禮部請表
賀不許 進清平伯吳成爲侯錄出塞破兀良哈功也 敕左
府都督張昇曰卿舅氏至親日理劇務或以吏欺謾連不問則
廢法問則傷恩其罷府事朝朔望官祿如舊稱朕優禮保全之
意昇景之弟也 羅汝敬等還黎利復言陳氏無遺種請別命
因貢方物及代身金人帝心知陳氏卽有後利必不言然以封
利無名三月甲戌復命李琦諭利再訪陳氏後 封后父孫忠
爲會昌伯 夏四月辛巳山雲討平柳澁蠻 寧王權上書論
宗室不應定品級帝怒賜書詰責權謝過乃已時有司多齟齬
諸王以示威重權年已老日與文學士相往還所計纂數十種
託志冲舉自號臞仙 陳瑄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

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帝念瑄久勞戊子命黃福同往
經理大臣督漕運自此始瑄福建議復文運法令江西湖廣浙
江民運百五十萬石於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民運二百
七十四萬石於徐州倉應天常鎮淮揚鳳太池和徐民運二百
二十萬石於臨清倉而令軍士接運至北京民大稱便 帝卒
用郭璉爲吏部尙書諭以呂蒙正夾袋虞允文材館錄故事璉
由是留意人才 五月壬子錄囚 先是官吏有罪不問重輕
許運甄還職御史王翺請犯贓吏但許贖罪不得復官以懲貪
黷帝從其請未幾有贓吏納米贖罪者吏部請降一級用帝曰
納米乃一時之權宜懲貪爲立國之大法六月甲午詔文吏犯
贓如律科斷罷贖罪例 己亥敵犯開平鎮撫張信等戰死庚

子薛祿督饟開平 以鈔法不通令京省商賈湊集地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舊凡五倍兩京蔬果園及塌房庫房店舍居商貨者騾驢車受僱裝載者悉令納鈔舟船計所載料多寡路遠近納鈔其倚勢隱匿不報者物盡入官仍罪之於是有鄆縣濟寧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濬縣九江金沙洲臨清北新諸鈔關量舟大小修廣而差其額謂之船料惟臨清北新兼稅貨鈔關之設自此始 陝西按察副使鄭堃在陝久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思一見謀聘爲鄉試考官子輔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堃嘗寄父褐子輔貽書曰汝掌刑名當洗冤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污我封還之堃奉書跪誦泣受教 秋七月己未幸文淵閣 乙丑封滕定爲奉化伯

金順爲順義伯亦錄出塞功也 八月楊溥以母憂去尋起復 九月癸亥釋顧興祖於獄 南北京國子監生年五十以上學無成效及老疾者二百五十三人令還鄉爲民 北京國子監助教王仙言學校教養人材固當講習經史至於書數之學亦當用心近年生員止記誦文字以備科貢其於字學算法略不曉乞令兼習從提調正官按察司巡按御史考試從之 維容蠻出掠山雲遣指揮王綸破之乃上綸功且劾其殺良民罪帝宥綸而心重雲 冬十月庚辰幸文淵閣 癸未以天氣沍寒敕南北刑官悉錄繫囚以聞不分輕重因謂夏原吉等曰堯舜之世民不犯法成康之時刑措不用皆君臣同德所致朕德薄卿等其勉力匡扶庶無愧古人 時科舉日重薦舉日輕有

司雖奉求賢之詔第應故事而已丙戌帝製倚蘭操賜廷臣諭以薦賢爲國之道庚寅改張瑛南京禮部尙書陳山專授小內使書並輟閣務甲午閱武於近郊帝怒諸將慢褻其衣夏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乙未獵於峪口戊戌還宮十一月癸卯薛祿吳克忠帥師巡宣府十二月乙亥京師地震壬辰罷中官松花江造船顧佐任事歲餘姦吏訴佐受隸金私遣歸帝密示士奇曰爾不嘗舉佐廉乎對曰中朝官俸薄僕馬薪芻資之隸遣隸半使出資免役隸得歸耕官得資費中朝官皆然臣亦然先帝知之故增中朝官俸帝歎曰朝臣貧如此因怒訴者曰朕方用佐小人敢誣之必下法司治士奇對曰細事不足干上怒帝乃以狀付

佐曰汝自治之佐頓首謝出召吏曰上命我治汝汝改行我當貸汝帝聞之喜謂佐得大體或告佐不理冤訴帝曰此必重囚教之命法司會鞠果千戶臧清殺無罪三人當死使人誣佐帝曰不誅清則佐法不行磔清於市琉球山南再入貢自後不復至山南山北並爲中山所併

五年春正月兩朝實錄成賜監修等官金幣鞍馬戊辰戶部尙書夏原吉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卽采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汚所服金織賜衣曰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污精微文書者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咎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靖難時有守城功

爲之請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愼如此二月壬辰諭侍臣曰今國家無大營繕而工部采運木植不已豈不妨農事其令已采之木隨處存貯軍夫悉罷歸農 癸巳頒寬卹之令省災傷寬馬政免逋欠薪芻招流民賜復一年罷采買減官田舊科十之三卹工匠禁司倉官包納戒法司慎刑獄 乙未帝奉皇太后謁長陵獻陵親櫟韃導至河橋下馬扶輦民夾道拜觀陵旁老穉皆山呼拜迎太后顧曰百姓戴君以能安之耳皇帝宜重念從臣

張輔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見太后慰勞之他日帝謂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或數不樂然終從卿以不敗事又有三事時悔不從因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也三月戊申帝道見耕者下馬問農事取耒三推顧侍臣曰朕三推已不勝勞況吾民終歲勤動乎命賜所過農民鈔太后過農家召老婦問生業或獻蔬食酒漿取以賜帝曰此田家味也已酉還宮 辛亥李琦等還黎利復飾詞并具頭目耆老奏請封使臣歸帝復以訪陳氏裔還中國遺民二事諭之 丙辰免山西去歲被災田租 薛祿上言永寧衛團山及鷓鴣赤城雲州獨石宜築城堡便守禦夏四月戊寅詔發軍民三萬六千赴工精騎一千五百護之皆聽祿

節制臨行賜詩以山甫南仲爲比祿不知書以問楊士奇因拊心曰祿安敢望前賢然敢不勉圖報上恩萬一乎先是開平都指揮唐雲等屢奏寇出沒邊境且言孤城荒遠請添官軍守備事下張輔等議以爲添軍愈難饋給宜如薛祿初議於獨石築城立開平衛以開平備禦官軍家屬移於新城且耕且守而以開平及所調他衛軍分作二班每班一千餘人更代於舊城守禦從之五月癸卯追奪賊吏誥敕著爲令丙辰修預備倉出官錢收糴備荒帝以知府多不稱職會蘇州等九府缺皆雄劇地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補之癸亥以禮部郎中况鍾知蘇州戶部郎中羅以禮知西安兵部郎中趙豫知松江工部郎中莫愚知常州戶部員外郎邵昱知武昌刑部員外郎

馬儀知杭州陳本深知吉安御史陳鼎知建昌何文淵知温州皆賜敕乘傳行鍾至蘇州捶殺姦吏舞文者數人盡斥屬僚之貪虐庸懦者乃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興利除害不遺餘力鋤豪強植良善民奉之若神本深至吉安殺巨猾彭搏等十九人平大盤山大盜曾子良爲政舉大綱不屑苛細有抑不伸者雖三尺童子皆得往白豫至松江衛軍恣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爲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論曰明日來時傳以爲笑然訟者踰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時諸人俱有治績豫尤以愷悌稱初鍾爲吏吳江平思忠亦以吏起家爲吏部司務遇鍾有恩至是鍾數延見執禮

甚恭令二子給侍而思忠家素貧未嘗緣故誼有所干人兩賢
之 六月己卯遣官捕近畿蝗諭戶部曰往年捕蝗之使害民
不減於蝗宜知此弊因作捕蝗詩示之 徒開平衛於獨石堡
改屬萬全都司而令兵分班哨備於舊衛已而哨備之制亦廢
遂棄地三百里盡失龍岡灤河之險邊備益虛 帝以踐祚歲
久諸番國遠者猶未朝貢復遣鄭和王景宏使忽魯謨斯諸國
和經事三朝先後七奉使所歷三十餘國取無名寶物不可勝
計而中國耗費亦不貲自後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
番故俗傳三保太監下西洋爲明初盛事焉 陽武侯薛祿有
疾召還秋七月卒贈鄴國公諡忠武祿有勇而好謀謀定後戰
戰必勝紀律嚴明秋豪無犯善撫士卒人樂爲用靖難諸功臣

張玉未能及祿三人爲最 癸亥甄別守令 八月己巳朔日
食陰雨不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黃福爲戶部尙書先是福陳
足食之要謂永樂間內營建北京外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
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卽不幸有水旱征調將何以
濟請役操備營繕軍士十萬人於濟寧以北衛輝眞定以東緣
河屯種初年白食次年人收五石三年收倍之旣省京倉口糧
六十萬石又省本衛月糧百二十萬石歲可得二百八十萬石
帝善之下行在戶兵二部議郭資張本請先以五萬頃爲率發
附近居民五萬人墾又言山東近年旱飢流徙初復衛卒多力
役宜先遣官行視田以俟開墾乃命吏部郎中趙新等經理屯
田福總其事旣而有言軍民各有常業若復分營田役益勞擾

本等以聞事竟不行 初周忱由庶吉士歷刑部員外郎浮沈二十年人無知者獨夏原吉奇之洪熙改元忱遷越府長史頃之有薦爲郡守者原吉曰此常調也安足盡周君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爲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釐之楊榮薦忱而帝知于謙才可大任丙午增設各部右侍郎巡撫兩京各省總督糧稅超擢趙新吏部侍郎撫江西兵部郎中趙倫戶部侍郎撫浙江禮部員外郎吳政本部侍郎撫湖廣諫兵部侍郎撫河南山西刑部員外郎曹宏本部侍郎撫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忱工部侍郎撫南直隸蘇州等府州縣以胡概爲南京右都御史葉春爲刑部侍郎謙年僅三十三至官輕騎徧歷所部延訪父老察時事所宜興革具疏言

之一歲凡數上忱至蘇州召父老問逋稅故皆言豪口不肯加耗并徵之細民民貧逃亡而稅額益缺忱乃創爲平米法令大小戶出耗必均又請敕工部頒鐵斛下諸縣準式革糧長之大小出者舊例糧長正副三人以七月赴南京戶部領勘合既畢復齎送部往反滋費皆科斂充之忱止設正副各一人循環赴領訟事有司類收上之部民大便忱見諸縣收糧無團局糧長卽家貯之曰此致逋之由也遂令諸縣於水次置團圍設糧頭團戶各一人名轄收至六七萬石以上始立糧長一人總之名總收民持帖赴團官爲監納糧長但奉期會而已置撥運綱運二簿撥運記支撥起運之數預計所運京師通州諸倉耗以次定支綱運聽其填註剝淺諸費歸以償之支撥羨餘存貯在

倉日餘米次年餘多則加六徵又次年加五徵先是概用法嚴
忱一切治以簡易告訐者輒不省或面訐忱公不及胡公忱笑
曰胡卿救旨在祛除民害朝廷命我但云撫安軍民委寄正不
同耳概尋復姓熊 乙卯帝巡近郊己未還宮 冬十月乙亥
阿魯台犯遼東遼海衛指揮同知皇甫斌禦之至密城東峪自
旦及晡矢盡援絕子弼以身衛父與千戶吳貴百戶吳襄毛觀
並戰死斌忠勇有智略貴等並驍勇雖死殺傷過當寇亦引退
事聞詔有司褒卹 丙子帝巡近郊己卯獵於空道丙戌至洗
馬林徧閱城堡兵備壬辰還宮 十一月己未擇廷臣二十五
人爲知府奉敕以行河南則御史李驥肇慶則給事中王縉瓊
州則戶部郎中徐鑑汀州則禮部員外郎許敬軒寧波則刑部

主事鄭瑒撫州則大理寺正王昇後皆以政績著由是吏治蒸
蒸稱極盛焉 先是朝使自西域還言曲先衛都指揮使散卽
思邀劫使臣梗塞道路帝怒命都督史昭帥參將趙安王或等
討之昭等長驅至曲先散卽思先遁十二月癸巳其黨脫脫不
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甚眾生禽脫脫不花及男婦三
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四萬有奇散卽思始懼 閏月
己未敕內外諸司久淹獄囚者罪之 是年始命李昶爲戶部
尚書專督在京及通州等處倉場糧儲遂爲定制

六年春正月庚辰大雨雷電 二月丁酉羅汝敬督陝西屯田

己亥濬金龍口引河達徐州以便漕從御史白圭請也 時
天下承平帝頗事遊獵玩好巡按江西御史陳祚馳疏勸勤聖

學其略曰帝王之學先明理明理在讀書陛下雖有聖德而經筵未甚興舉講學未有程度聖賢精微古今治亂豈能周知洞晰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聖賢格言無不畢載願於聽政之暇命儒臣講說非有大故無得闕斷使知古今若何而治政事若何而得必能開廣聰明增光德業而邪佞之以奇巧蕩聖心者自見疏遠天下人民受福無窮矣帝見疏大怒曰豎儒謂朕未讀大學耶薄朕至此不可不誅學士陳循頓首曰俗士處遠不知上無書不讀也帝意稍解下祚獄逮其家人十餘口隔別禁繫者五年其父竟瘐死時刑部主事郭循諫拓西內皇城修離宮逮入面詰之循抗辨不屈亦下獄 趙新言今方面官雖出身不同皆由資格升擢有臨政略無施設者有貪虐爲非者名

與實異言與行違近吏部勘合令其考察郡縣官吏已不能正焉能正人是以好惡不公去取多謬乞令吏部先察布政司按察司賢否賢者留否者黜然後可以責令考察帝是之三月乙亥命吏部考察外官自布政按察二司始著爲令 山西巡按御史張勗言大同屯田多爲豪右占據夏四月己酉命兵部侍郎柴車往按得田二千頃還之軍 戶部尙書郭敦卒敦事親孝持身廉同官有爲不義者輒厲色待之其人悔謝乃已性好學公退手不釋卷 散卽思貢馬請罪令還居故地歸其俘黎利復飾詞請封六月己亥命禮部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敕印命利權署安南國事敞等至利遣人白相見禮敞曰汝敬使者所以尊朝廷奚白爲利聽命趨拜下坐及還致厚贖敞及

琦等皆不受利以付貢使及關敞等悉閱貢物封其贖付關吏利雖受救命其居國則僭稱帝紀元順天以交州府爲東都清華府爲西都分其國爲十三道曰山南京北山西海陽安邦諒山太原明光諒化清華又安順化廣南各設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擬中國三司置百官設學校以經義詩賦三科取士彬彬有華風焉 秋七月己巳錄囚 壬午許朵顏三衛市易 帝微行夜幸楊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居數日帝使中官問士奇微行何爲不可對曰陛下尊居九重幽隱豈能遍洽萬一有冤夫怨卒窺間竊發誠不可不慮未幾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 松潘勒都北

定諸族暨空郎龍溪諸寨番復叛陳懷遣兵戰敗指揮安寧等死者三百餘人巡按御史王翺陳便宜五事言懷駐成都距松潘八百里不能制請移之松潘松茂軍糧宜於農隙齊力起運護以官軍毋專累百姓致被劫掠吏不給由爲民蠹宜令自首毋隱州縣土司宜徧設社學會川銀場歲運米八千餘石給軍往返勞費請令有罪納粟自贖詔有司議詳運糧事而遷蠹吏北京餘悉允行冬十月甲辰懷親督兵深入破革兒骨寨進攻空郎乞兒洞賊敗斬首墜崖死無算革兒骨賊復聚生苗邀戰擊破之勦戮殆盡於是任昌牛心諸寨番聞風乞降羣寇悉平 周忱與陳瑄議兌運法瑄乃上言歲運糧用軍十二萬人頻年勞苦乞於蘇松諸郡及江西湖廣別僉民丁又於軍多衛所

日系卷十二
三
僉軍通爲二十四萬人分番迭運又江南之民運糧赴淮安徐州臨清往返一年失誤農業而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每歲以空舟赴淮安載糧若令江南民撥糧與附近衛所官軍運載至京量給耗米及道里費則軍民交便帝命侍郎王佐就瑄及黃福議佐還奏東南民力已困僉民丁不便十一月丙子始命官軍兌運民糧蹇義等議上加耗則例以地遠近爲差自八斗至五斗有不願兌者聽其自運後頗減加耗米遠者不過六斗近者至二斗五升戶部委正官監兌於是兌運者多而支運者少矣 中官袁琦自幼侍帝恃恩縱肆擅遣中官假采辦名虐取官民財物事覺下錦衣衛獄籍其家分遣中官劉寧御史張駿李灝等往南直隸及福建湖廣江西諸處逮其黨中

官裴可烈在蘇松諸郡貪暴尤甚特命械繫至京中官馬俊奉使還至良鄉聞琦下獄自經所司以聞帝曰此正與琦同惡害民者命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使至南京縱恣貪酷捕至具服械赴南京磔之十二月乙未磔琦斬其黨阮巨隊等十人可烈亦下錦衣衛獄死 丁未金幼孜卒贈少保諡文靖幼孜簡易靜默寬裕有容疾革時家人屬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庚戌遣御史巡視寧夏甘州屯田水利

七年春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免朝賀 賜中官金英范宏免死詔 二月甲午以春和論法司錄囚帝親閱罪狀決遣千餘人減等輸納春審自此始 帝謂楊士奇曰卹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卹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拂然曰

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又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三月庚申下詔行寬卹之政辛酉諭部臣曰朕以官田賦重十減其三乃聞異時蠲租詔下戶部皆不行甚者戒約有司不得以詔書爲辭是廢格詔令使澤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山西旱夏四月辛丑免逋賦二百四十萬石有奇 壬寅募商中鹽輸粟入邊 六月癸卯以炎暑命錄囚自實犯死罪外悉發遣且馳諭中外刑獄悉如之 癸丑罷中官入番市馬 巡按湖廣御史朱鑑言洪武年間府州縣四鄉皆置倉積穀多者萬餘石少者四五千石倉設老人監之富民守之遇水旱以貸貧民今皆廢毀宜

遵舊制俾旱潦有資從之 帝作官箴三十五篇戒百官且諭曰古君臣有交儆之道凡在位君子有以嘉謨告朕者尤朕所樂聞也 秋七月庚辰帝閱內庫書畫得趙孟頫幽風圖賦詩一章揭諸便殿之壁嘗夏日午朝退詠聶夷中鋤禾日當午句謂侍臣曰吾每誦此未嘗不念農人又嘗以所賦織婦詞示侍臣以見蠶事之勞苦 帝以薦舉詔下應詔者少八月乙未敕曰近惟少傅士奇舉前南靈知州黎恬等諸臣曠旬積月曾無一人巖藪窟穴豈皆虛哉吏部卽會三品以上官推擇才行文學之士方面有司昏懦貪暴者其與都察院奏黜之 帝於宮中覽黃福漕事便宜疏以示楊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六卿中誰倫比者對曰福受知太祖正直明果一志國家永樂初建北

京行部緩輯凋瘵及使交趾總藩憲具有成績誠六卿所不及
福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福四朝舊人乃朝
暮奔走勞悴殊非國家優老敬賢之道帝曰非汝不聞此言士
奇又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福老成忠直緩急可
倚帝曰然翊日改福官南京 九月庚午命諸將巡邊 免兩
畿及嘉興湖州水災稅糧 先是況鍾上言近奉詔募人佃官
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無人種者除賦額崑山諸縣民以死
徙從軍除籍者凡三萬三千四百餘戶所遺官田二千九百八
十餘頃應減稅十四萬九千餘石其他官田沒海者賦額猶存
宜皆如詔書從事臣所領七縣秋糧二百七十七萬九千石有
奇其中民糧止十五萬三千餘石而官糧乃至二百六十二萬

五千餘石有畝徵至三石者輕重不均如此洪永間令出馬役
於北方諸驛前後四百餘匹期三歲遣還今已三十餘歲矣馬
死則補未有休時工部征三梭濶布八百匹浙江十一府止百
匹而蘇州乃至七百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許會帝屢詔減蘇
松重賦周忱乃與鍾悉心計畫曲算累月奏免蘇州官田賦七
十餘萬石趙豫及常州同知趙泰以次請減所屬重租民困少
蘇是秋江南大稔詔諸府縣以官鈔平糴備振貸蘇州得米二
十九萬石故時公侯祿米軍官月俸皆支於南戶部蘇松民轉
輸南京者石加費六斗忱奏令就各府支給與船價米一斗所
餘五斗通計米四十萬石有奇并官鈔所糴置倉貯之名曰濟
農振貸之外歲有餘羨凡綱運風漂盜奪者皆借給於此秋成

抵數還官其修圩築岸開河濬湖所支口糧不責償耕者借貸必驗中下事力及田多寡給之秋與糧並賦凶歲再振其姦頑不償者後不復給定爲條約以聞帝嘉獎之終忱在任江南數郡小民不知凶荒兩稅未嘗逋負忱之力也凡忱所行善政鍾皆協力成之嘗置二簿識民善惡以行勸懲又置通關勘合簿防出納奸僞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理需求其爲政纖悉周密皆此類也 冬十一月辛酉召陳瑄趙新等歲終至京議糧賦利弊 是時帝勵精圖治楊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初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不稱

出爲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及楊榮楊溥三人榮疏閹果毅遇事敢爲數從北征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乃爲之地耶士奇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驩帝亦益親厚之 會寧伯李英以罪下獄 遣中官李貴使西域

八年春二月壬子錄囚宥免五千餘人 烏撒烏蒙土官以爭地相讐殺遣行人章聰侯璉諭解之正其疆理而還 三月庚辰諭內外衛所優卹軍士違者風憲官察奏罪之 李信圭言自江淮達京師沿河郡縣悉令軍民輓舟若無衛軍則民夫盡

出有司州縣歲發二三千人晝夜以俟而上官又不分別雜泛差役一體派及致土田荒蕪民無蓄積稍遇歉歲輒老穉相攜緣道乞食實可憫傷請自儀真抵通州盡免其雜徭俾得盡力農田兼供夫役從之 帝命楊溥合選宣德二年五年八年所取進士拔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蕭鎡爲首 是春以兩京河南山東山西久旱遣使振卹 夏四月戊戌詔蠲京省被災通租雜課免今年夏稅賜復一年理冤獄減殊死以下赦軍匠在逃者罪有司各舉賢良方正一人巡按御史按察使糾貪酷吏及使臣生事者 先是烏羅知府嚴律己言所屬治古答意二長官石各野等聚眾出沒銅仁平頭瓮橋諸處誘脅篁子坪長官吳畢郎等其地與鎮溪西陽諸蠻接境恐益相煽動請調官

土軍分據要地且捕且撫事下總兵官都督蕭授授乃築二十四堡環其地分兵以戍久之其酋吳不爾覘官軍少復掠清浪衛殺鎮撫葉受授遣都指揮張名擊破之賊遁入篁子坪結生苗龍不登等攻劫湖廣五寨白崖諸寨勢益張授請發四川湖廣貴州接境諸官軍分道捕討五月丁巳授進攻賊巢斬吳不爾等五百九十餘級皆梟以殉生禽吳不跳等二百一十二人獻京師餘黨悉平帝謂侍臣曰蠻苗好亂自取滅亡然於朕心不能無惻然也授威服南荒先後破禽蠻賊甚眾 丁卯山雲討平宜山蠻 六月乙酉禱雨不應作閔旱詩示羣臣 辛丑詔中外疏決罪囚 是夏復振兩京河南山東山西湖廣饑免稅糧 秋七月壬申免江西水災稅糧 八月癸巳汰京師冗

官行在戶兵工部大理光祿鴻臚行太僕寺順天府凡七十七員 改金齒永昌千戶所爲潞江州直隸雲南布政司 安南入貢帝以其貢賦不如額南征士卒未盡返命兵部侍郎徐琦等與其使偕行諭以順天保民之道 閏月辛亥西域貢麒麟戊午景星見禮官請表賀不許 顧佐以疾致仕驛召南京右都御史熊概代領其職佐乞歸不許 九月乙酉遣官錄天下重囚 己亥阿魯台部管下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時阿魯台數敗於瓦剌部曲離散其屬把的等先後來歸阿魯台曰益蹙乃帥其屬東走兀良哈駐牧遼塞諸將請出兵掩擊之帝不聽 冬十月平江伯陳瑄卒於官贈侯加太保諡恭襄瑄濬河有德於民民立祠清河縣祀之都指揮僉事王瑜吳亮充左

右副總兵代瑄鎮淮安董漕運淮安瑜故鄉也人以為榮 十二月乙亥諭法司宥京官過犯 戶部尚書郭資卒贈湯陰伯諡忠襄資治錢穀有能稱仁宗嘗以問楊士奇對曰資性強毅人不能干以私然蠲租詔數下不奉行使陛下恩澤不流者資也 是年黃福兼掌南京兵部 先是御史李立理江南軍籍專務益軍句及姻戚同姓動以千計稍辨則酷刑榜掠常州同知張宗璉素廉恕見立暴橫積不平疽發背卒況鍾趙豫皆上章極論之常州民訴受抑爲軍者七百有奇乃特敕周忱清理免蘇州衛抑配軍百五十九人已食糧止令終其身者千一百三十九人 黎利死僭位六年號太祖 九年春二月庚戌振鳳陽淮安揚州徐州饑 乙卯申兩京山

東山西河南寬卹之令 武安侯鄭亨卒於鎮亨嚴肅重厚善撫士卒恥培克在大同時鎮守中官撓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
不悅及亨卒乃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諡忠毅 滿刺加王西里麻哈刺帥妻子陪臣來朝 廣西思恩縣蠻覃公砦等累年作亂三月戊寅山雲遣都指揮彭義等討平之自韓觀卒後諸蠻漸橫雲以廣西兵少留貴州兵為用先後討平潯柳平樂桂平宜山諸蠻又以慶遠鬱林苗獠非大創不服請濟師詔發廣東兵千五百人益雲雲分道勦捕禽斬甚眾復遣指揮田真攻大藤峽賊破之雲在鎮先後大戰十餘斬首萬二千二百六十降賊酋三百七十奪還男女二千五百八十築城堡十三舖舍五百自是獠獠屏跡居民安堵 徐琦至安南黎利子麟疑未決

琦曉以禍福麟懼夏四月己未遣使來告喪進代身金人帝悅落琦戎籍命章倣侯璉敕麟權署安南國事麟一名龍自是其君長皆有二名以一名奏天朝琦初回過南京黃福與相見石城門外或指福問安南來者曰識此大人否對曰南郊草木亦知公名安得不識也 戊辰錄囚 五月壬午瘞暴骸 秋七月甲申遣給事中御史錦衣衛官督捕兩畿山東山西河南蝗八月庚戌振湖廣饑 甲子敕兩京湖廣江西河南巡撫巡按三司官行視災傷蠲秋糧十之四 乙丑罷工部采辦 阿魯台復為脫脫不花所襲妻子死孳畜略盡獨與其子失捏干等徙居母納山察罕腦刺等處己巳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及失捏干遣使來告捷且請獻玉璽帝賜敕曰王殺阿魯台見王

克復世仇甚善顧王言玉璽傳世久近殊不在此王得之王用之可也仍賜紵絲五十表裏 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馬瑜為首 九月癸未帝自將巡邊乙酉度居庸關丙戌獵於岔道乙未阿魯台子阿卜只俺款塞來歸授左都督賜第京師丁酉帝至洗馬林閱城堡兵備己亥大獵冬十月丙午還宮 四川諸番復叛敕都督方政蔣貴等撫剿政至榜諭禍福威茂諸衛俱聽命惟松潘疊溪所轄任昌巴猪黑虎等寨梗化政等分道進討貴督兵四千攻破任昌大寨會都指揮趙得宮聚兵以次討平龍溪等三十七寨丙辰捷聞命貴佩征蠻將軍印代政鎮守松潘 甲子罷陝西市馬 兩畿浙江湖廣江西饑丁卯以應運南京及臨清倉粟振之 右都御史

熊概錄囚自朝至晏未暇食忽風眩卒時顧佐疾良已入見帝慰勞之令免朝賀視事如故佐每旦趨朝小憩外廬立雙藤戶外百僚過者皆折旋避之入內直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羣坐人稱為顧獨坐 霍州學正曹端卒年五十九端專心性理務躬行實踐遭親喪五味不入口一切浮屠巫覡風水時日之說屏不用為學正修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改蒲州霍州上章爭之得請先後在霍十六載及卒諸生服心喪三年霍人罷市巷哭童子皆流涕端倡明絕學論者推為明初理學之冠 十一月戊戌停刑 庚子免四川被災稅糧 廢新化府以所領俱屬黎平府 十二月甲子帝不豫衛王瞻埏攝享太廟

十年春正月癸酉朔不視朝命羣臣謁皇太子於文華殿甲戌
大漸罷采買營造諸使乙亥崩於乾清宮年三十有八遺詔國
家重務白皇太后行 太子方九歲宮中訛言將召立襄王太
后趣召諸大臣至乾清宮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羣臣呼萬
歲浮言乃息 壬午太子卽位始罷午朝大臣請太后垂簾聽
政太后曰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勗帝向學推
心任楊士奇楊榮楊溥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士奇
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
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設屯田減漕運開經筵擇儒臣
講學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溥亦請擇講官必得
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人供職且請慎選宮中

朝夕侍從內臣 尚書蹇義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

曰望陛下敬守祖宗成憲始終不渝耳丁亥卒年七十三贈太
師諡忠定義質直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楊士奇嘗
言張詠之不飾玩好傅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
義兼有之 辛丑南京戶部尚書黃福參贊守備機務加少保

留都文臣參機務自福始 二月戊申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庚戌尊皇后爲皇太后辛亥封弟祁鈺爲郕王 太皇太后召
二兄彭城伯景左都督昇誠諭之弟令預政景兄弟素恭謹昇
尤賢楊士奇請加委任不許 甲寅詔節冗費胡濙請減上供
物及汰法王以下番僧四五百人浮費大省 給事中年富言
永樂中招納降人糜以官爵坐耗國帑養亂招危宜遣還故土

府軍前衛幼軍本選民間子弟隨侍青宮今死亡殘疾僉補爲
擾請於二十五所內以一所調補勿更累民軍民之家規免稅
徭冒僧道者累萬宜悉遣未度者復業從之 都督同知巫凱
言邊情八事請厚卹死事者家益官吏折俸鈔歲給軍士冬衣
布棉軍中口糧芻粟如舊制且召商實邊從之 進封平陽王
美圭爲晉王還居太原 三月戊寅放教坊司樂工三千八百
餘人 辛巳罷山陵夫役萬七千人 丙申論三法司死罪臨
決三覆奏然後加刑 王佐鎮河南湖廣副使陳鑑爲右副都
御史鎮陝西王翱爲右僉都御史鎮江西御史羅亨信爲僉都
御史練兵平涼西寧時西北方饑民多流移就食鑑道出大名
見之疏陳其狀詔免賦役 夏四月壬戌以元學士吳澄從祀

孔子廟庭

丁卯以久旱考察布按二司及府州縣官戊辰遣
給事中御史捕畿南山東河南淮安蝗 五月壬午戶部言浙

江蘇松荒田稅糧減除二百七十七萬餘石請加覆覈帝以覈
實必增頗爲民患不許 以刑部郎中王源等十一人爲知府

詔自今初任者不得除風憲官

六月丁未令瘞天下暴骸

辛酉葬章皇帝於景陵廟曰宣宗

秋七月丙子免山西夏

稅之半 八月丙午減光祿寺膳夫四千七百餘人 九月壬

辰詔督漕總兵及諸巡撫官歲以八月至京會廷臣議事 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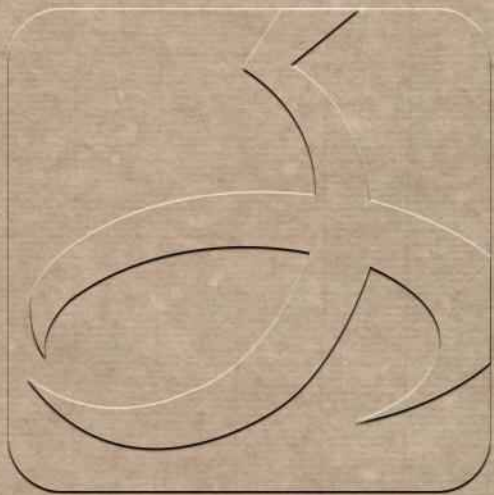
林長懋陳祚郭循等於獄復其官 帝爲太子時中官王振給

事東宮爲局郎狡黠得帝權是月命振掌司禮監 阿魯台旣

死其故所立阿台王子及所部朵兒只伯等復爲脫脫不花所

窘竄居亦集乃路外爲納款而數入寇甘涼冬十月壬寅遣使
論之 辛亥詔天下衛所皆立學 十一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兒只伯犯涼州鎮番總兵官陳懋遣兵
援之解去懋追至蘇武山而還以斬獲聞 時王振尙未橫太
皇太后委任楊士奇楊榮楊溥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
目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溥嘗自署南郡因號爲南楊三人同
心輔政士奇有學行通達國體榮謀而能斷溥有雅操淳謹小
心每議事士奇引古義榮出一言決之諸大臣爭可否或有違
言溥舍己從人略無繫吝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

明紀卷第十二終



70055803

